

李中麓閒居集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六

傍粧臺小令序

閒居日長頗有餘力省稼灌園之外六經訓解
義有未安者隨筆注之蟻研窮既久各成一家
之言所嘗與談經者將走書乞正不事詞曲自
在仕路已然矣偶有西郡歌童投謁戲擅南北
科範指點色色過人因作傍粧臺小令一百付
之歌焉起結句同而字異雜以常言援筆即成

七法不差十九韻皆盡每於簫鼓中按拍絃索
上發聲中多悲忿之音激烈之辭似乎游心浮
氣尚有存者語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予豈若是哉昔有食人之瓜者瓜
主漫猜而大詬之其人曰凡竊人之物見罵則
必面赤而慙心驚而熱有類乎病渴者請探手
試吾心與面果有一於是耶予此曲雖若酒後
耳熱實則瓜竊而心涼也寓言寄意聽者幸未
諸言意之表奚必俱實事哉嗣後專志經術詩

文尚爾不為况詞曲又詩文之餘耶

南北埤科詞序

予少時綜理文翰之餘頗究心金元詞曲凡中原燕山瓊林務頭四韻書太和正音詞話錄鬼十譜格漁隱太平陽春白雪詩酒餘音二十四散套張久可馬致遠喬夢符查德卿等八百三十二名家芙蓉箋題多月情女等千七百五十餘雜劇靡不辨其品類識其當行音調吟詠字面生熟舉目如辨素蒼開口如數一二甚至歌者繞

一發聲則按而止之曰開端有誤不必歌竟矣
坐客無不屈伏時或強綴一篇雖中板拍殊無
定聲以此鈎致虛名然非有神解頓悟之妙好
之焉而久是以知之真而作之不差耳繼叨竊
科第廁名郎曹徵逐流塵兢兢子公務之不暇
于是棄置不為今十年所矣及歸林下漸山屠
太史遙以素冊索書歌詞豈過聽曲采妄謂危
丘之間或可寓鍾律耶披翻架閣得舊作南北
插科數闕用以塞其請且求教益覽者若嚴以

曲部目以大方則非予之敢知也

詩禪前序

詩禪何所於始乎其當中古之時乎人心稍變
直道難行有托興有侂詩有諷諫有寓言有隱
語有度詞俗謂之謎而士夫謂之詩禪如禪教
深遠必由猜悟不可直指徑陳徑直則非禪矣
故脫殼離形棄宗滅祖者其上乘也粘皮帶骨
衝宗犯祖者則聲聞辟支果也賊有大人子虛
詩有桔槔何在及黃絹幼婦之說則固其流也

宋元以來通都大市每於元夕盛張鼓樂羅列
華筵燈火輝不夜之城壺觴瀉如渾之酒例用
主謎一人出片紙書謎其上數人傳播里巷無
長少喧聚相猜中則與紙請入坐上座賀以酒
雖窮鄉僻邑亦然但燈筵遠減耳然又謂之猜
燈亦猶禪家傳燈一切佛與法俱由一燈傳演
之而已格有照影捲簾跳澗三翻獨脚上四下
三上三下四壽星頭金剛脫靴之類每出一謎
先告以其格并幾字傷或常言或書語或故事

人名物象之殊使猜者有據可觸類而通之近
世亦有集成書者如謎鏡謎苑黑漆補錦簑箕
包羅天地山陰羽客夜雨敲燈及枕志齊東野
語之所附載間有入格者然粘帶櫛犯之病或
不能免視吾詩禪如叛道者當變野狐而走矣
詩禪亦非予之獨能摠括古今續以拙作更以
鄙意遠之千里近之則在跬步遠而近近而又
未嘗不遠衆妙惟一竅一字可三書乃其真詮
與訣也知此者可與參禪可與為詩禪其於他

人詩禪亦可億則屢中雖不中不遠矣

詩禪後序

嗚呼是詩禪也頓悟於楊修而修非造端間發
於伍舉而舉遂引蔓取容於東方朔而朔實濫
觴鮑照張久可及我朝楊景言陳大聲皆千
枝一本千流一源者也其他作者有得有失得
者多市廛俗子田野村夫而書生名儒顧失之
於文而不得其意譬之拜佛誦經者無得於禪
而毀師罵祖乃有深達禪機者矣予是集蓋不

詩之詩不禪之禪也具正法眼者當自得之

詩禪又序

乙卯元夜衆客因觀燈過中麓子宅問曰君胡
不張華燈而出竒謎應佳節而為樂事耶往歲
城內外燈如晝而謎如市遊人喧闐呼噪放烟
花而歌落梅今已減少而君亦如之耶中麓應
之曰吾章近省虛負富庶之名賦重差繁民貧
勢促寧苦死不肯推避古言直木先伐近火先
焦章蓋直而伐近而焦者也如是不已燈與謎

日後恐至寂寥不但減少而已吾方同民之憂
顧忍獨享其樂耶衆因請觀舊所為燈謎中麓
子遂出是編示之增新慨而感舊事共謀刻之
印傳之餘司牧者見之或有以寬恤吾民也廬
玉川所謂到頭還得蘇息否於是編不無厚望
焉

市井艷詞序

憂而詞哀樂而詞褻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
山坡羊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

齋傷也越悅也時可考見矣二詞譁於市井雖
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
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
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託此者
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真詩只在民
間三百篇太半采風者歸奏予謂今古同情者
此也嘗有一狂客浼予倣其體以極一時謔笑
隨命筆并改竄傳歌未當者積成一百以三不
應絃令小僕合唱市井聞之響應真一未斷俗

緣也久而僕有去者有忘者予亦厭而忘之矣
客有老更狂者堅請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群
僕人於一堂各述所記憶者總十之二三耳晉
川栗子又魯索去數十未知與此同否復命筆
補完前數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奚
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
資一時譁笑而京韵東韵西路等韵則放之不
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典樂者

市井艷詞後序

山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
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歌聲繁簡亦隨之
然而相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
短夾雜而歌聲迥然不同二詞之大致如此世
之作者及歌者果能昭合乎不也所以詞不易
作亦不易歌在童習飲聞者且如然矣而況長
章險韻高不結低不噎者乎但二詞頗壞人心
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
有須乎此耳詞出識者必訝其愈趨愈下或者

又以為愈出愈奇予從而斷之曰不過愈老愈放云

市井艷詞又序

詞出一時狂興聊以應客侑觴不意邑人有錄之者有欲刊之者又有欲焚之者錄者播惡於人刊者加災於木二者已矣焚之者其愛我耶其先有得乎我心耶然錄者百人而有九十人焉刊者多半焚者無幾占三人而從二人寡不敵衆將必有錄而刊之者付之無心而已嗚呼

嗜癡之癖遂臭之夫不惟古有之居今亦有然者矣李崕峒又謂陽春雄於寡和白紵侈於衆歌以予觀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市井艷詞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軌不俗唐荆川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兩江之於書予之於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

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三張後酷愛劉隨州而晚唐亦多取焉南江文非漢不目其在留都寄聲云韓文乃爾佳予猶笑其拘乎爾直至喜蘇學乃進昨得閩中書僕之於文出入乎曾王之間蘇氏兄弟猶以為過於豪而失之放蓋已喜而又過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硬之病聞因朱射陂字軟為難之說有以激成之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辛卯春有贈對山秋有卧病江皋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寶

劍記脫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而文隨俗遠
至於市井艷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
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某為狂請質之東坡
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然孟
渭泉詩首陳後岡而荆川貳焉要之薛西原高
蘇門徐昌穀均不可少者常樓居吳皖山雖云
小才亦可附五子後若論精當雄渾無如皇甫
少玄百泉兩兄弟近多稱孔文谷喬三石不亞
栗紫園惜予林居不多見其作崔後渠自謂文

無閒語同已者惟蘇門李愚谷亦謂同者惟熊
南沙短崛精細其長也宏博則推趙浚谷南江
平正通達尤為善鳴之士書以蘇雪簑為冠能
大小能剛柔而方書則人人易識陸儼山文衡
山楊升菴王子新許龍石程青石張雲谷羅念
菴呂江峯雷晴峯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姪
俱可稱名筆豐南禺集帖序似過刻然實自况
也馬溪田之隸林翔之之篆此外予未之及見
矣但荆川不獨長於詩南江不獨長於文餘數

子亦非偏長可目者予獨無他長長於詞歲久
愈長於俗遠交王漢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資而
忘世樂而忘老三日不編詞則心煩不聞樂則
耳聾不觀舞則目瞽此康對山之託言而予之
實事也况樂以詞合舞與詞偕詞非予之獨長
乃予之獨幸耳艷詞已有兩跋意猶不足復修
言之以見一時人文之盛而予無他長亦得廁
名會與之遊更為獨幸中之大幸云

畫品序

物無巨細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
非由矯揉造作爲者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
夫繪事以一物而萬理具焉非筆端有造化而
胸中備萬物者莫之擅場名家也 國朝名畫

比之宋元極少賞識立論者亦難其人豈非理
妙義殊未可以一言蔽之耶予於斯藝究心致
力爲日已久非敢謂充然有得也常山葉子則
云流觀當代未見上於予者且請譔次品格爲
藝林補缺焉於是乃作画品五篇其一篇論諸

家梗槩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病指摘
所短三篇搜羅尺寸之長俾令無遺四篇類次
其比肩鴈行無甚高下渾為一途可也五篇述
各家請從來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此其間遺
逸者信曰有之亦不多矣

畫品後序

畫品論人皆已逝者見在世如葉常山文衡山
衡山子嘉 張平山張貴所謝擢仙沈青門王
仲山楊戊生陶祁山劉後庄呂思石鄔亭山郭

天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胡守寧未敢輕議
以蓋棺始定畫猶文學隨時消長然有太宰高
年雖消長相去不遠獨守寧久死失議及就而
較之常山其傑然者可仰窺文進下視時流所
作武當圖能盡其勢模小仙大筆山水人物可
以逼真衡山能小而不能大精巧本之趙松雪
平山猶惡人物如印板萬千一律實所儘有筆
仗可惜生疎樗仙時畫中之高者青門時畫中
之嫩者仲山水墨畫中之微有意味者戊生初

學衡山今不知何如仰山後庄思石亭山各負
時名是皆魯衛之政後庄草蟲為優以勤苦得
之隨水草尋蟲觀其形像書摺中所藏死蟲無
筭天錫既無此工所以遠出其下李范及陳以
未見其畫難評總之乃區區一人有限之見豈
敢為一定不易之論哉大抵畫分兩家有收藏
家有賞鑒家有財力能多致者收藏家也善旌
別知源委者賞鑒家也兩家勢不能兼王林屋
洪西溪可稱收藏許默齋山西縣宰忘其名可

稱賞鑒崔岱屏李蒲汀似收藏而非收藏似賞
鑒而非賞鑒毛南寧田柘山既非收藏又非賞
鑒予嘗戲之曰二君人品極高而畫品最下二
君笑曰子存心雖公而持論過刻予復笑而大
言曰據予所棄者容有佳畫而所取者更無劣
畫矣渺予小子收藏賞鑒而有媿顏持過刻之
論而欲取信於人其亦難矣不惟不信且有忌
其恃才詬其狂妄者矣文進畫筆宋之入院高
手或不能及自元迄今俱非其比 宣廟喜繪

懼男號樗居丹徒人博雅精敏詩文字書久擅
時名呂紀字廷振四明人錦衣指揮德性端謹
夏杲字仲昭東吳人累官太常寺卿書畫詩文
皆佳求者踵至能一一應之可見其人周臣字
舜臣號東村東吳人詩亦有思致蔣子成江東
人唐寅字伯虎東吳人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
以會試事誣累終其身李在字以政莆田人以
畫士 欽取沈周字啓南號石田蘇州人文學
該洽詩律清新作字亦古拙可取林良字以善

廣東人錦衣指揮聲名初在呂紀之上凡紀作
作多假書良名後則不然矣王田字舜耕單縣
人以知縣致政善訴諧信口為詞聳人聽聞謝
廷詢或又以為廷循永嘉人清慎有文丁玉川
江右人商喜字惟吉汪質字孟文號海雲金陵
人鍾欽禮號南越山人王世昌號歷山濟南人
與吳偉同時被徵葉伸葉正名葉澄字元靜號
常山世居京師原東吳人文璧字徵明因以字
徵聘遂定為名更字徵仲號衡山蘇州人詩寫

俱妙小楷尤勝少年即不受賻父千金士林重
之官翰林待詔夏芷字廷芳錢塘人陳憲章號
如隱會稽人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張暈太倉人
史廷直號癡翁江東人性不受羈赤脚騎牛著
道衣腰繫黃絛劉俊字廷偉表璘字廷器張祿
號平山古汴人張合字懋觀號賁所永昌人舉
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出歷藩叅謝時臣字子忠
號樗山蘇州人沈仕號青門杭州人性好遊覽詩
寫精絕高出畫筆之上鄔亭山蘇州人郭錫字

天賜樂安人楊戍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紀
之曾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皆浙人書畢又
扣目今誰為第一曰惟元靜裝表誰為第一曰
惟有王辰字子龍者他非所知也胡山子乃大
駭曰日用緊要書他人尚不能記乃於一藝亦
能悉舉其實若是醫家言人之魂魄俱好者方
能善解而文記中麓魂魄其獨優者歟嗚呼予
惡敢當哉聊述一時問答之言附諸畫品之後

云

中麓拙對序

屬對在文事中為末技然童而習之至白首有不能得其肯綮者此與詩聯夔別只宜嚴而切簡而明雖若出自信口字句渾然天成無雕琢之跡有金石之聲是則可傳傳而可遠不當以末技目之矣近世士夫家或新歲或創起亭臺樓館門楹之間頗尚對語惜予聞見不廣間有可傳可遠者不過數聯耳 趙王春帖云小心經事久老眼閱人多陸儼山以學士陸祭酒云

步玉登金十八人中唐學士升堂入室三千門
下魯諸生李崆峒題河南藩司云依河洛而拱
嵩行人物鍾山川之秀枕嶠函而負伊闕風氣
當天地之中顧未齋書道觀云道院闡玄風看
八百班行聯玉笋宗門興景運願三千世界湧
金蓮駱龍仙在南海作縣南斗以南觀北斗後
天之後見先天陸少石提學山東牢落傳經教
及三千未化蹉跎學道年今四十無聞王鳳泉
左遷濱州天下椎圖惟海岱古來循吏有龔黃

蘇雪簑野老浴丹澗底引來龍窟水山僧煮雪
松梢帶得鶴巢雲予鄉前輩作蹴踘對云半空
簸弄團圓月一氣包藏渾沌天是皆與鄙意合
者舉此以例其餘云予自罷太常歸舊里稍稍
廣田園葺廬舍傍水依山足以樂而忘老遍設
對扁以見志林泉花鳥耕稼之外無他辭遊客
往往見取錄之而去但得此遺彼因總成小集
以應客而并述其由如此嗚呼生當盛世仕
則步止容與安享祿位處則田而食屋而居支

願而卧鼓腹而嬉得以為太平之民山澤之癯
敢忘所自耶詩云無德不報况大德同玄造者
乎凡我臣民其何以為報也

中麓拙對後序

士君子通籍金閨垂紳玉闕凡有詩作多做唐
賢或應製或早朝金玉宮殿色象之詞無不隳
括成章及至遺榮物外投老丘中驟爾不能為
隱逸之音已而讀陶孟有得所言始與遇合予
之於對亦若詩然初猶蹇澁以出京無幾尚循

故步久之與世相忘吐辭稍順隱逸對語積百
成千分為二卷名以中麓山人拙對巧非不欲
才力限之也詩有長篇意摘不盡對則取足於
兩言之間亦云難矣夫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同
一鴈也噦噦而春啖啖而秋予惟隨所遇而鳴
其盛耳敢以對而擬詩哉

山東鹽運司志序

先也筮仕嘗備員戶曹于時梁儉菴為尚書精
于吏事不以先為新任委修條例自念豈但條

例當修哉而會計錄尤其關要者條例完日當
更為此錄功未半而改官乃以屬之黃郎中華
黃陞又以屬之毛員外際遷轉不常迄無成功
繼為尚書者屢欲修之以承委難其人輒復中
止張龍湖大學士素熟於世務者主考會試嘗
以進會計錄為擬題二事均之不可一日無焉
者也予稿雖草創而於鹽法獨加詳焉以鹽雖
戶曹之一事而實戶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綱為
十有二時開中以清本源禁私販以通官鹽便

協支以寬法令公權衡以杜奸欺寬法網以救
商命禁奸貪以杜僥倖革夾帶以正國體比事
例以補商本通官鹽以銷引目疏壅滯以便商
情興廢絕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蘇商困而節目
各分隸焉大較首淮次浙長蘆又次之山東又
次之山東固云不逮他方然頗奏貢青州則鹽
之始也古未有官鬻官難者齊用管仲之筭則
鹽法之始也鹽與法俱自山東始而志可獨無
之乎山採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係之軍之

命脉賴之歷漢唐宋沿襲不改至我朝而尤
重焉飛輓之法行而三十鍾致一石者無有矣
非良法善政亘古今而不可廢者乎淮浙長蘆
俱有志而山東獨無之其為缺典亦猶之條例
與會計錄也巡察賓湖曹公慨然興懷以為此
而不志前何以考後何以守遂囑運同王寄山
專任其事而輔之以運判周洛川廣詢博訪極
力苦心刪繁揭要一準之於馬遷史記核實切
用不亞夫杜佑通典千百年利害之源千百里

興敗之地如指諸掌上而燦在目前覽之終篇
始知凡例所云無一字之虛繆而有三長之兼
該也運使王湛江雖優任在後實趣其成同寅
皆守嚴行潔才敏慮周又重之以賓湖之揀使
所以能集事如此賓湖風清巡地望重臺端代
賓湖者為川谷馬公巡按則濩渠毛公各有不
避權豪之譽震肅內外之風撫臺安峰劉公拊
撫安靜能達在下之情而得大臣之體是皆有
關吏治有補益政者也天下之撫按者俱如是

焉則天下其平矣志成之次日運司諸君走倅
致書託予為之序文予嘗以吏事之精慕儉菴
世務之熟慕龍湖既為林下廢人不復談天下
事久矣而可為鹽志作序文哉然諸君之意不
敢固違又喜志與予所草創條例綱目大同小
異謹勉而為之雖然志誠備矣然尚有一二事
可參考者不容不言及之耳成化初年信陽等
七場鹽課盡數折納布絹銀兩逐年十月終解
部後各通開於邊以致引目壅積商本虧折先

年開中一商止許一運司引鹽以後搭派止於
淮浙相兼故得以嚴截買截賣之法後亦以各
邊關中山東引鹽無願者遂有南北搭派之例
道里兩隔奔走日不暇給且有三五年沒官之
限若許令弟男人等赴告運司填名文簿亦通
商之一長筭也晉糧馬正郎曾將山東長蘆隆
其價無商報買雜鹽搭派淮浙鹽內只得重價
納出減價分撥與他商及至引多積滯不行雖
減價十分之九亦無人承用積筭損折盡歸兩

淮且畏新例勘合到蓬違限者革沒三分之一
叫名未到者逐名罰穀千引上下各有年限或
疾病或父母物故或資本借貸不敷分撥捐勘
先赴淮浙急迴山東違限受罰矣又聞長蘆山
東一包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為正
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
五斤為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
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
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

開邊報中長蘆山東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
情願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在運司納銀
解部轉發各邊雜買各兵糧草以備支用又有
一破格之法他引暫閉只行長蘆山東者一倍
而獲十倍之利事體重大必須題請或以為
迂遠亦不可知鹽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寬商
而已或者又以為為利國之言者公也為利商
之言者嫌也嫌不當避耶嗚呼商猶農也不奪
農利可使田也不奪商利可使鹽也奪其農利

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奪其商利彼不利
我鹽我鹽其自食耶是故利農者自利也利商
者亦自利也在邊陳陳相因在部源源而來國
之利莫大焉納銀于衣冠之部惟恐不足缺糧
於矢石之邊不求有餘當道者縱不為商人惜
獨不為飛輓之良法善政惜耶序終漫述於此
見豹一斑盡蛇漆足諸君試請之賓湖鄙言亦
有可採而附諸鹽志之後者乎

詠雪詩序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甚雅而亦甚難不惟難
於今而古亦難之作者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
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簡文帝
唐太宗帝王不當以聲律較論實則高古不可
及庾肩吾吳均何遜徐陵張正見六朝詩人入
各一兩首殊不逮其他作唐則李嶠司空曙張
九齡孟浩然杜荀鶴劉長卿祖詠戴叔倫楊巨
源賈島鄭谷亦人各一首二首則白居易許渾
駱賓王錢起李商隱三則常應物溫庭筠四則

韓退之李杜亦止數首其不逮他作與六朝人俱一焉而已然當以長安雪後并紫微晴雪為冠我朝自詩道盛後論之何大復李崆峒遵尚李杜辭雄調古有功於詩不小然俊逸粗豪無沉着冲淡意味識者謂一失之方一失之亢其雪詩如天門望雪梁園春深等作正坐方亢之病唐之二作惟唐荆川禁中二作為能近之其和蘇十首見者率不愜意孟有涯儘可但結句上林篇非雪事次則薛西原陳後岡高蘇門

王夢澤徐昌穀孟渭泉屠竹壚吳皖山謝四溟
多者亦不過三四首雖是唐聲其不逮他作亦
猶之乎唐及六朝也下此者不待論矣客歲丙
辰自迎長以後迎陽以前連雪不已予因喜而
為詩歷日不久得詩六十三首既又春雪等二十六
首共詩八十九首似云多矣然詩貴工而不貴
多予惟勉強粧綴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題
難而又古今人之所鮮者宜其遠不逮他作而
他作素非所長掩之俱不能工韓子有言懽欣

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雪詩皆喜辭也殆又
為三難矣犯三難而求工辭雖才力之高者猶
或不能況予又綿力中才奈何以嘉祥樂事而
為強顏苦語也嘗就正於脉泉李公公乃過許
以為篇什富麗如開武庫而出甲兵色色醒目
何中麓胸中蘊括如許雪景耶可謂前無古人
矣脉泉蓋通家愛厚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也予
惡敢當哉予惡敢當哉如正以來翰林有賞雪
故事刊布詩冊韓熙載撰次四時節令風雨霜

雪取名歲華紀麗予乃林下散人不敢竊比翰
林盛賞而於今雪詠之獨詳願步紀麗之後塵
云

詠雪詩後序

蘇東坡昔守汝陰雪中會飲聚星堂與衆客賦
雪詩倣效歐文忠公禁體不以鹽玉鶴鷺等物
為比不使皓白鮮素等字落句詩意興活潑拘
拘謏謏意興掃地盡矣古人倡鼎尚不用原韻
况若是乎其嚴耶不人言而學鸚鵡不華語而

學羅剎國世固有厭常喜新者在歐蘇高才則可耳予之詠雪不限乎此尚且格卑調劣意背字重限則又不知當何如矣詩有別才以朽腐為神化因淺近而出新奇心雖知而慕之不但力有不足亦且年有不及日課一詩不如日閒一時日閒一時不如日玩一卦日玩一卦又不如無所操存而長虛靈其心嗣今不特雪詩闕筆一切勞心無益事俱有所懲戒不復為之矣加我數年當持此以為印可未知果能不畔其

言否

田間四時行樂詩序

中麓子素不能詩詩不能多客有携梅花百詠
過予山堂相戲者子亦可為此乎予曰詩不難
於百而難於一韻韻不難於一而難於如唐七
言律則其尤難者一兩首即可名世百而不佳
雖多亦奚以為嚴滄浪以崔顥黃鶴樓詩為唐
人第一何大復薛西原以沈佺期盧家少婦為
第一或舉似揚升菴升菴定之曰崔詩賦體多

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
大斧劈皴也客且退待三日後復會於此將為
詩一韻一首中必半唐人一能之已百之當時
過於自信比詩成客至慚不敢出雖梅花百詠
不及而況於唐乎客乃索之甚力稱之太高袖
之踴躍而去遺梅花詩於山堂不復取

田間四時行樂詩後序

古來詩人有唱酬無疊和其風始盛於唐之元
和間至宋則炫奇闔博而坡門尤盛然多亦不

過八九和耳積而至百雖為古人之所不屑而亦古人之所甚難今人勿論矣予是詩注脚字死而實獨一青字雖虛然亦非圓活者所以難於次押句意因而或失照應才限之韻拘之也聊以適一時之興非敢有竒博之心客有愛而刻之者知之晚不及停其工印冊殆遍布邑中矣乃遺之以書願焚其刻而滅其跡客言工不足惜詩能一韻百詠雖古人亦難之者至於棄而不傳為可惜耳焚而滅之事不由君矣嗚呼

序文卷之三十六
予觀經籍考及崇文書目所載詩集至少者人
各不下數卷今存於世者能有幾何以予百詠
詩較之奚啻鄧林一木凡牛一毛哉存亡無足
深惜祇恐見是刻者以予有好名之累乃遂與
客徃復之言以為後序而特著前言云

賀馬南冶七十三壽序

富壽康寧而身無愁苦短折世之人孰不欲之
然富壽康寧者少而愁苦短折者不可勝計其
端有三焉一係之天一係之上二係之已夫松崖

則固栢石則盤鳥林則舒魚淵則遊如人秉堅
實之氣負強幹之資蓋本之天者也本天者壽
世帝民朴世王民熙政善養遂教舉行修飽暖
安逸而無爭鬪流離蓋本之上者也本上者壽
魚爛以餌蛾滅以燈燭淚以風膏灰以火無搖
爾精無役爾神蓋本之已者也本已者同歸於
壽天者不可必上者存乎遇已者所當自盡也
南冶馬先生壽年七十三矣二月二日其誕辰
也前此宜賀者久矣每於是日輒遜避而不肯

居今壽愈高而賀不可少其情亦似乎不可拘
遂謀之予弟不令其知密為此文扣其門而登
其堂觴而獻之以報相知從而祝之以期上壽
曰人有無年而稱壽者矣有無德而受壽者矣
亦有不相知而強壽者矣雖捧巨觴期上壽不
亦交有愧而兩無謂哉南冶氣雄形厚性直情
真本之天者既不與人同又際太平之運生熙
洽之時此雖與人同亦幸會逢其適也至於履
貞蹈道約已豐人內空洞而外坦易退然不較

是非而介然不可屈撓衣惟隨新舊食不擇精
糲善為農如能吏至為吏則又守分如老農歛
其跡於塵俗之外而足其樂於山水之間未嘗
驚竒行獵高名而名行傳於州省知於縉紳不
但以財濟人且能以兵衛鄉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欲吾壽者戒其戕吾生先生於已之當自盡
者無遺憾焉其壽也固宜予兄弟之賀壽也顧
不相宜哉居嘗往來見其頽渥腹堅髯黑飯壯
足知壽徵時或馳馬試劒猶有少年之慷慨由

此以躋上壽端可必者莊子又謂恬愉難兼先生有賢嗣善文目前大振又有令孫讀書將來踵武內恬於心外愉於體更出乎予所云三者之外上壽尤不可限量矣予所謂壽者如此若夫擬北斗之高添東海之籌繪西池之圖製南山之頌是固常情常套之舉非所以報相知云

送月溪溫節推還萊州序

萊在章邑大東官其地者兵司大約兩月一之省守則季一之焉佐則歲一之焉間有便道訪

及者中麓子自以林下廢人率常儉於見也是以賢士名卿流風善政目且耳之者其亦稀矣不聞時事不接達人乃吾理道如此非敢矯情過亢也月溪溫節推先生嘗因公事相過素慕其声而又超出俗吏常格之外傾盖有如舊交把盃時有新得徘徊旬日乃始反轡而東嗣後仍堅吾不見客之心而掃吾緊杜門之跡待三年政大成而膺首徵更一見而賀之今別是亦遠別遂祖之而又為之言曰君性寬而心慈政

善而刑簡清如朱絃之琴明比凝氷之鑑然萊
之民風官政一事不忍百事撝引一日告於官
十日不得安一夫暴於市十夫潛於室所以懲
無良而止健訟者非剛斷不可書云高明剛克
孔子云明察以斷敢為知己言之且日夜望之

贈張雲霞詩序

雲霞張子學有獨得因出而四遊內修外養有
賢於人者是處多被人苦留張子輒傾心竭誠
與人交而有益敬而無失數來吾章近又借居

吾廬予素不接方外士惟於張子奇其術而重
其人是之禮貌而館穀之耳偶檢書笥得一素
卷遂為詩二首并撰數言以見予非泛交而張
非他比也國珎其名佩玉其字河南連川郡人
自號雲霞無遠近大小咸以張雲霞稱之問其
名字翻不知為誰予特詳及之俟他日有傳方
技仙釋者或有所憑籍云

雪簑千字文序

宮詹陸儼山嘗示予羲之千字文與周興嗣所

撰不同愛其筆法比之他帖獨神末句乃羲之
頓首載拜草書豈兵後存者無幾周散騎更自
撰一通耶若云為贖罪頓使一夜白頭此好事
者之為也又嘗見李蒲汀尚書所藏大觀帖止
一卷俱二王書雖遊絲筆亦有焉且裝池如法
不但輕似蟬翼而已以為平生兩奇遇也近得
雪簑子真乃今之古人至其筆用中鋒字兼四
書又有高出乎古人者蓋奇之又奇矣覽者當
自得之不待余言為之表也

寶劍記序 改竄雪簑之作

琵琶記冠絕諸戲文自勝國已遍傳宇內矣作者乃陳留高則成闔關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猶且神其事而侈其說以二燭光合遂名其樓為瑞光云予性頗嗜曲調醉後狂歌只覺鴈魚錦梁州序四朝元本序及甘州歌等六七闕為可耳餘皆懈鬆支漫更用韻差池甚有一詞四五韻者是記則蒼老渾成

流麗欵曲人之異態隱情描寫殆盡音韻諧和
言辭俊美終篇一律有難於去取者兼之起引
散說詩句填詞無不高妙者足以寒奸雄之膽
而堅善良之心才思文學當作古今絕倡雖琵琶
記遠避其鋒下此者毋論也但不知作者爲
誰予遊東國只聞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無亦
章人爲之耶或曰坦窩始之蘭谷繼之山泉翁
正之中麓子成之也然哉非哉聞其對客酒翰
如不經意終兩越月而脫稿矣固不待持久亦

不借燭光為之瑞應也果爾是則詞林之幸而
中麓之不幸也近見有貽中麓書者其略曰時
從門下遊者候問行藏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
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頽放而其所著者間
或雜引譁譎之詞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
客之陋者又非所揣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
才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
千里之馬而困槽櫪之下其志長在奮報也不
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豪賢俊偉之士往

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
或隱於釣或乞於市或困於鼓刀或歌或嘯或
擊筇或啗啞或醫卜或詼諧駁雜之數者非其
故為與時浮沉者歟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溷於
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矣中麓復書曰
僕之踪跡有時註書有時摘文有時對客調笑
聚童放歌而編捏南北詞曲則時時有之士大
夫獨聞其放僕之得意處正在乎是所謂人不
知之味更長也觀此則其無志於世可知也已

近因賢內之喪嘆流影之似飛悟生人之如寄
一切勞心事罷棄不為小令且難見之矣况乎
文與經解及如寶劍記數萬言耶嘗拉數友款
予搬演此戲坐客無不泣下沾襟恐其累吾道
心酒半而先逝然猶為此言者將以闡其微而
表其素有才如此使之甘為溝中之斷不亦深
可惜耶過此以往將與之嗟吸冲和珍攝元液
以圖超出塵壒之外而遨遊蓬閣之區不猶賢
於徵逐騷壇墮落苦海耶聞者若以為狂則其

狂滋甚矣邑侯平岡恐是記失傳託刻之蓋政而兼文者也誠心直道以翰林清貴而出是官勞心撫字苦志辭章不知身為遷客宜其有是舉也繼此刻者當不啻琵琶記之多古有一藝成名者以是刻名出則成之上較諸得志一時富貴必不肯相博也若是者則又中麓之幸矣

寶劍記後序

託姜松澗為之言

或有問乎松澗子者世鮮知音何以謂之知音也曰知填詞知小令知長套知雜劇知戲文始

院本知北十法知南九宮知節拍指點善作而
能歌總之曰知音問者乃笑曰若是者不惟世
鮮且無之矣予曰子不見中麓寶劍記耶又不
見其童輩搬演寶劍記耶嗚呼備之矣園亭揭
一對語云書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聲四十人
有一老教師亦以一對褒之年幾七十歌猶壯
曲有三千調轉高久負詩山曲海之名又與王
漢陂康對山二詞客相友善壯年謝政鎮日延
賓備是數者謂之知音蓋舉世絕無而僅有者

也問者更太笑絕倒曰有才如此不宅心經術
童子不使之讀書歌古詩而乃編詞作戲與平
日所為大不相蒙中麓將如斯已手盍勸之火
其書而散其童子曰此乃所以為中麓也古來
以才自負者若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
心徃徃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
傑奚不可也如不我然當會中麓而問之問又
不之荅遂書之以俟知其心者

賀袁西野七十三壽序

予家蓄有二畫圖一瑤池春曉一玉洞桃花萬
樹春每對客披閱以為此可將壽意待西野袁
先生誕期已及持以獻之以報四十年相交之
情客言西野只願壽一語不願得二圖予惟西
野受性坦易制行剛方父雖仕宦殊無厚遺西
野農商兼作蚤晚克勤因而鳩財拓產化約為
豐然儉素不愧清白吏後裔年今七十有三齒
堅食壯髮黑顏童冬寒足不近爐夏熱手不揮
扇朝遊身不倚杖夜誦目不生花雖長於詞賦

於棋惟以寄興不至苦心老子所謂視聽辭欲
皆損用能五性不賊七情不鑿諸病安從生而
百餘歲壽可取必也近雖生計稍不遂而脛瘡
微作梗行且復舊亦不足以動其真念子一而
孫多譬諸渭及長江其發源岷山與烏鼠也止
可濫觴耳迨灃涇漆沮達河而入海經瞿唐大
別掩日而滔天其勢於是乎始盛矣壽多由於
心樂樂莫大於後蕃以此壽西野果愈於二畫
圖否主客交觴稱慶之際恍如萬里瑤池之在

庭戶間而千年結實之璠桃吐花於几席前也

孝廉堂序

改定門人李遇陽之作

中麓以問學幹局有聲乎寺曹之間世方望其
聲華遂而歷崇階大行其志為天下生人造福
乃振衣長嘯投効東歸聞者咸疑其遁跡之早
而忘世之決縮過方之病而似幽人之貞歸而
治第於城之西南隅中構一堂頗宏壯而鮮麗
市材於河伐石於山攻木之工鎔金之匠陶泥
染畫皆博取乎遠近之良堂前有對廂有重門

有門房堂後有寢居有翼室有二樓二臺二捲
厦及一小廳二假山一山有洞園亭六園門二名
花恠石充斥其中寢後重門如前堂左有家廟
右有解庫有厨竈井欄稍遠則有書屋見者咸
疑其素勵清節守官歲當事日不聽請託能屈
抑權貴人以是不容於世乃今何若是侈也古
所謂服其廡而訝其奢其中麓之謂歟况古有
明戒居不踰度國有章程服舍違式者罪不輕
貸無亦讀書不讀律之故耶且以孝廉字扁其

堂雖相知者亦疑焉夫漢唐以孝廉取士蓋為
未爵之人特懸此科于以表逸民而求隱行也
中麓嘗官於朝矣其他字額對帖無不類此又
何其名實不相蒙也余為門客尚未能解其義
矧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間以請之乃欲荅
而不荅遂以愚意質問之夫兩及門三上書者
風之靡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士之介也乘
流則行遇坎則止者道之中也見幾而作知止
不殆者保身之明哲也不為而後有為知退難

於知進中麓未第時曾習舉業於河上寺中堂
嘗受河上公術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
怯暫免官而宅心大經濟他日復出探囊試方
終有大過人者耳卧龍羅馬本自一途屈蠖飛
鵬各逢其適是之強仕之年即有懸車之興也其
抵家而為此堂也攷之於古則木經及營造法
式粹久遺制多有合者其在於今則稽古定制
并集禮禮儀定式禁革奢侈近例不敢故違四
品者廳堂七間今反貶其二矣出月俸柴薪之

餘藉購買舊產之助工食得之戶曹使者車運借
之同年司諫一夫一物未嘗取之縣司鄉人供
役匠作效能不數月而堂落成再涉歲而第完
備非潤屋之貲財豐裕乃主人之調度美善也
雖遊者駭焉傳者譁焉掩之不足當巨室之一
玩而敵勲貴一屋之直也至於以孝廉名堂義
亦有取豈以曾登仕籍而不可是名哉掄賢黜
劣剔滯拔淹宣力効勞擢文敷政孝之移於忠
者也化俗勸善懾暴服強如古之陳太丘濟困扶

危恤孤優老如今之尹恭襄孝之在於鄉者也
門無私謁吏有畏心守俸如井泉而律身如處
子廉之著於任者也外貌泛交而內有界限終
日享客而未嘗酹酒非其有一介不取勇於義
萬折不回人有苦役未平每懇告於有司者之
前不因事而媒利不恃勢而凌人非其廉之見
於歸田者乎是則孝廉之云仕否以之不止養
親絜已亦非專為在野者設也其聞而疑者不
知之甚者也見而疑者不知之次者也知而猶

疑者知之淺者也愚三說將何居焉中麓復欲
荅而不荅余曰無言之教難免有隱之疑若終
無酬荅則疑不在他人而在門下人矣中麓乃喟
然而嘆復莞爾而笑曰古有以隱為高亦有以
財自污者調愈高而和愈寡知我者稀則我貴
吾嘗以文自負以兵自雄有震蕩一世之才經
營四方之志一麾而不復出者此堂也然得以
保首領而長子孫優游讌樂多歷歲年者亦此
堂也嗚呼此堂也夫余聞言始豁然大悟乃知

豪傑之所存與矜持細行而拘拘於小廉曲謹者殊絕退而逢人即語之曰堂成而中麓真隱矣以後幸勿以李徵君稱之但曰孝廉處士可也適親友相率往賀遂以答問之言為叙如右而賀客姓名備書於左方云

賀萊蕪楊尹屢膺獎勵序

世有尚玄者朝遊漆園暮宿廬塞拉北宮黜以為侶與夏首黑而作朋有悅白者春居月館冬息雪堂狎群鷗而忘機乘隹鶴以訪友又有喜

鹹者東蹈滄海西走鹽池啖枯魚而充饑飲漚
鹵而解渴有嗜甘者南遁中山北棲黃壤采甜
菊而填枕引醴泉而鑿池人之好尚不同如此
欲娛於衆目適於衆口其亦難矣哉見嶼揚先
生之尹萊蕪也睦於同官教在諸士惠流百姓
獎之者先有一司僕一撫院後有傳何兩巡臺
其措辭雖不一而稱其賢則同將以是月念又
八日舉獎儀於學宮而設禮讌於縣堂其僚友
龐丞蕭簿并齊蓮幕各具書屬予門人楊秀才

問言以發之章與萊封土近而素聞其政又去
歲因公事探顧而親見其人性中和而直政誠而
懇有以甦疲憊而改觀聽獎辭足以槩其人而
詳其政至於弭盜賊善興造此則獎辭之所未
及者人之好尚不同而能使上下皆賢之此何
以哉由其守廉而心慈爾廉與慈人之首行而
政之先務也甘雖無味而天下之至味於是出
焉白本無文而天下之至文於是生焉故曰甘
受和白受采白有似乎廉慈有似乎甘久之尚

玄喜鹹者亦將變而從之矣雖然屢獎不如一
薦獎止比之美考語薦則登之旌異簿徵取非
薦不可得故作吏者有一通言屢獎雖足以見
賢一薦方可以濟事見嶼之薦剡將必繼獎檄
而疊至首徵 欽取獨先東國司諫執法列案
內廷矣用以興文調鼎而天下之治有賴不但
庇覆一邑而已然易心生於所忽官箴時當自
省為清白良牧為文不忍甘言而以藥石終之
惟見嶼不以為刺目苦口則萬幸矣

勒石考德集序

李開先曰吾門世世積德有聲乎一方久矣然積德有三棲身隴畝寄跡樵蘇不入城府不求聞達是之謂隱德傳云隱德弗耀文能華國武足籌邊吏治精明兵勲赫奕是之謂顯德詩云不顯惟德濟苦持危憐貧字幼施於不報之地藏於獨知之天是之謂陰德李士謙云陰德猶耳鳴自吾祖至父行世惟力田居村落止擇一可讀書者來城市故近南城有宅一區蓋宋末

抵今矣家貲累萬良田百頃官則武為都統文
為州守等秩其積德三事如前所云皆其實行
且兼而有之者也吾之為子孫者農則田粒足
供數口宅毛可備四時鄉風敦朴化日舒遲開
樽惟野客呼門絕里胥仕則廩祿虛糜歲時坐
積品階漸峻金紫完歸生者獲封死則有贈

龍章鸞誥恩及泉原華表穹碑先生草木 零
制溫綸深勒於石附以志表編成摭集俱是石
刻名以勒石考德皆 皇恩之下庇而祖德之

遠流也為之子孫者如不常厥德德或二三焉
其何以報國而承家也哉噫斯編也非惟考
祖德而子孫亦因以自考云

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
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為詩詩劣矣以詩為詞
詞斯乖矣其法備於中原韻其人詳於錄鬼簿
其畧載於正音譜至於務頭瓊林燕山等集與
夫天機餘錦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玉群

珠等詞是皆韻之通用而詞之上選者也傳奇
戲文雖分南北套詞小令雖有短長其微妙則
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資學力耳然
俱以金元為準猶之詩以唐為極也何也詞肇
於金而盛於元元不成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
食足而歌詠作樂於心而聲於口長之為套短之
為令傳奇戲文於是乎侈而可準矣穆玄菴謂不
可以胡政而少之亦天下之公言也國初如劉
東生王子一李直夫諸名家尚有金元風格迺

後分而兩之用本色者為詞人之詞否則為文人之詞矣自陳大聲正德丁卯年沒後惟有王漢陂為最陳乃元詞之下者而王乃文詞之高者也可為等儕有未易以軒輊者若兼而有之其元哉其猶詩之唐而不可上者哉予與西野先生為詞友將四十年矣知而守之未敢輕以示人恐聞者以為談之奇而負之妄也明珠夜投將按劍而視我矣西野年愈長詞益工而論尤合近作春遊一闕語俊意長俗雅俱備聲中金

石色兼玄黃真如遊上林而踏青郊淑景春葩
歷歷在目予愛而刻之因併序詞之源流如此
或以為詞小技也君何宅心焉嗟哉是何薄視
之而輕言之也音多字少為南詞音字相半為
北詞字多音少為院本詩餘簡於院本唐詩簡
於詩餘漢樂府視詩餘則又簡而質矣三百篇
皆中聲而無文可被管絃者也由南詞而北由
北而詩餘由詩餘而唐詩而漢樂府而三百篇
古樂庶幾乎可興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嗚

手擴今詞之真傳而復古樂之絕響其在文
明之世乎

重訂雙修揭要集序

吏曹重門內南為稽勲司東鄰文選後俯通衢
既非文選之多政日聽通衢之歌聲都下謂之
外翰同官稱為吏隱有摘陋室銘為戲者有筌
簞之聒耳無案牘之勞形不穀為郎於此歲已
周矣事簡既可藏拙心閒又可修真乃細閱雲
笈七籤并博采道藏中有關涉玄學者終以傳

抄傳聞秘旨苦究沉思必與吾心契合乃始放
過檢所得而揭其要共有七節性命隻修因名
其集曰隻修揭要人言生之道有餘而後治之
道斯立閒司培養以待冗時作用以圖報效
明時及為文選作用既不能副其所養今歸林
下培養又置之無用復取舊著讀之多有支離
齟齬者春和秋肅筆札可親督耕省斂之暇從
而改定之仍是七節節節鑿鑿可行更名重訂
隻修揭要云交有數道友靈根頓悟其訣有傳

將以是就正共超塵障但恐更生命薄丹砂易耗而仙階愈遠耳然癡心牢不可破徑行挽不可回縱不能得長生獨不可護殘年耶

四時悼內序

遊賞為方外之福好遊乃覽勝之興身輕則濟勝之具也三者吾廢乎兼有之時或興到便欲策馬長往止遣一僕歸報曰遊某處某日迴得以盡遠遊之興而無內顧之憂者以張宜人善持家也今則封識大小門窓分囑男女童僕迴

旋數次猶不得出門近遊且有所不可況徑情
遠遊耶如前三者云云無所用之矣事有重輕
人有疎戚或值疑難處從中商確以之應事接
人多得其當予性頗躁醫者以為肝木偏勝每
遇盛怒賴其多方解說不惟不遷然且頓釋久
之肝氣亦平矣人事不減於疇昔就中無可商
確之人任情應接過失有所不免肝病更復萌
作藥之殊不奏功康對山向嘗簡予云內亡而
出入不便尋芳訪友之樂不得自遂乃知林下

清福其不易享如此李崆峒志左夫人有云古
今之慨難友而言之妻今入而無可與言者
二公之言往時讀之不覺沉痛乃今知其言之
不徒矣宜人既已棄我有一愛姬又相次即世
周歲之間懊惱萬狀撫景激衷四時各有數曲
彙成小集名之曰四時悼內云愁腸欲斷淚眼
將枯以此付之童輩長歌當哭非以恣洩樂而
喜篇什也觀者必有知吾苦心者

賀凌臺王國賢祭膺冠帶序

國家權宜財用以濟大工實邊餉懸格各有等
差有上納加納者隨其職役或即選授或止給
冠帶應募者初則多後漸稀矣近亦有分別停
止者衡府掾凌臺王國賢以二考在京遂如例
輸金拜受冠帶而歸鄉人有尤之者曰以君才
力器識倘隨衆實歷久而省祭聽選得一資半
級亦足以行其志而宜於民凌臺笑而謂之曰
百畝之田尚不能治而顧望我於為政耶其應
客之言雖如此以予觀於凌臺居家能滌澣父

母墳麓兄弟琴瑟夫婦箕裘子孫以之施於有
政豈有不能溫飽黎庶而承順上官者哉凌臺
不但無悔心一歲之間非祭先迎賓及喜慶大
宴會加冠束帶之日無幾也人又有尤之者曰
受冠帶於朝而藏冠帶於笥非所以榮上
之賜而起人之瞻也凌臺又笑而謂之曰我冠
博帶仕而儒者之服斗笠麻絲則野人所宜如
公赤之立效子張之書仕而儒者之事希逢萌
之掛絕貢禹之彈是亦野人所宜然有時露頂

赤身或不冠不帶亦可也其應客之言又如此以予再觀於獲臺為農嘗秉服耒耜揮扶鉏犁披冒星霜擲沐風雨自以混跡田父為得計豈肯以衣冠別大衆而誇閭黨哉嗚呼人有為微名利而離鄉棄親者矣有敝衣冠而欺世炫俗者矣獲臺皆反其道而善用之所以賢而可賀予弟繼先予門人李永正偕衆親友往賀也非出私情亦不徒以其冠帶特詳其與客問對而略叅以鄙見云

中麓續對序

人言出對易對對難若出原不佳對佳則為偏勝難並觀矣予曩有對千餘聯誤為世所珍尚刻行久矣乃後求者不已散作亦時或有之比之前刻又得二之一賤物易售貪心無窮名以續對遂亦刻之出與對皆不佳未知觀者仍前珍尚否前序引中格數對今復有聞因附著之程南樓雲霞千里客風雨一間樓楊文懿半壁金花春宴後滿床牙笏早朝迴英國公祠肖像

立祠春秋致嚴乎二祭垂衣耀袞典章特重乎
三王胡可衆題余闕廟生也不辰君固非而臣
自是死焉得所身雖夷而心則華陸少石子十
餘歲一對亦可取玉闕風清環珮珊珊青瑣外
金吾夜靜笙歌隱隱畫橋東謝汝湖鳥動天機
帶得春來花外唱魚穿地脉拖將月去水中吞
稍涉尖新然不失為警句簾短能留月樓高不
礙雲兩朝恩命頒新澤五世衣冠祗舊廬一榻
禪關貝葉風飄塵慮却半間方丈曇雲日影色

空忘孝弟慈父子兄弟足法智仁勇天下國家
可均四照則唐荆川之作頗為雅致云

續對後序

古人語言有成對者非心乎對也文意遇而自
然成之考之易書詩傳皆然後世拘聲律分門
類嚴偶仗駢四驪六抽黃對白而自然之文意
漓矣予對已多更有續作似涉有心射招百人
終有一中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見者若取其中
之自然而略其多之強綴獲十一於千百是則

予之至幸而亦作對之原意云

續對又序

今世人生七八歲出就小學先習對句然後講書作文所傳聲律發蒙總龜對類羣書類句錦囊詩對春窓巧對皆為童子科設也予對雖稍古雅然不免為小學事癡翁生一子年纔三尺餘水缸中見一幼童不知即其影也相詬而撲水滿面歸即泣訴與其翁翁往視之缸中一翁垂白亦不知其影也怒指而數之曰衰老如此

尚欲與少年爭氣耶予之為對殆亦有類乎此

拙續對又總序

拙續對成偶與二客同遊城西園客行稍後記
誦二聯不得其全追予及之一客問曰君對有
蝶拍鶯簧富貴山中相上四字得非對以螢燈
蛙鼓耶予曰果若是則小學生矣又一客曰蒿
里將高新馬鬣下二字得非對以牛眠耶予曰
果若是則老學究矣對雖欲嚴然意活潑而予
不拘束遠則對以近俗則對以雅緩聲則對以

急響乍見若出言外徐察不踰目前斯則對之上者也惜予心知而力不逮耳囊携刻本出以與之乃鰲竿魚網生涯河上公及萱堂拾得舊熊丸二客嘆不絕聲稱不容口以為由此得作對之法矣實乃譽人太過媿予甚深相與坐園亭食野羹每讀一對必詳細品題忽復更深而客熟睡因大書於壁間云校對千聯猶未畢挑燈二客不能從次日指示之乃深揖而各大笑去

新泰縣志序

縣之有志小而如家之有乘族之有譜大而如國之有史經之有春秋然家非乘無以遂生聚族非譜無以別宗祧國非史無以昭鑒戒經非春秋無以為斷例故志者史之餘也史者春秋之餘也斯其大者也乘者史之餘也譜者乘之餘也斯其小者也摠之無小大均有關於治理者也况 昭代屢詔禮部遍諭天下郡縣豫修志書以備採擇但志有作者不課有司以最無

者不罪有司以殺宜其視為末務漠不關心而
其鄉之人則又以直則業怨詭則增羞煩則費
工簡則有遺太文則非體太俗則取笑又無權
力可以鎮服有衆宜其作之者鮮郡猶之可而
縣則往往缺志也承平二百年來人文極盛自山
東通志成而縣志亦多繼出新泰孫子述李子
廷臣兩貢士并其同志十友媿其縣之無志而
志之無人也慨然興懷主以孫子而輔以崔子
克仁衆友從而助之舊志取而損益之博綜廣

覽摻逸析疑覈實黜浮刪繁摯要經典載籍固
所尊信殘碑斷碣之所刊刻牧豎樵子之所傳
述亦不輕棄首封域做禹貢職方之例次建置
做春秋築新之例次戶田做周禮大司徒之例
又次職官做列國年表之例又次人物做遷史
七十列傳之例纂集備具條貫精詳一方文獻
足徵百年信史有賴生於斯吏於斯者由此考
見封域之險夷建置之沿革戶田之隆殺職官
之奸良人物之消長以淑其身以善其治非若

志夷堅者失之恠廣輿地者失之煩叙齊乘者
失之略表九域者失之泛以鄉人而代有司之
事足以備 朝家他日實錄之採擇楮墨版刻
之費曾不倚於官俱出諸修古會生息之貲嘉
靖己未仲夏首事庚申仲冬報完孫李二子躬
詣予家請序其端予因此有深慨焉同一紀漢
也蕭常不如袁宏袁宏不如荀悅同一志陝也
雍錄不如舊長安舊長安不如三輔黃圖人言
文章與時高下無亦時使之然歟吾章志原草

率久且不修竊意不敢輕易擬古欲如近世隨州志之包括相臺志之簡要武功志之宏潤稿雖創而未就官罷閒居翻不如未發身者之留心文事予既勉為一序以塞遠客之請續當急成一志以慰吾同鄉之心云

賀泰安州守楊孔峪膺獎序

泰安太守楊孔峪蒞任年餘首為巡察陳公獎異而太僕李公又繼之其同官祝誠菴將協鄉士夫儒學師生率胥吏編氓持檄具儀群聚州

堂上下如巡察太僕所指授而舉行焉孔峪豫
辭不敢當而禮不可廢誠菴乃謂賀言於中麓
山人以其曾官吏部職進退人而所言必不浮
也又誠菴尊翁嘗知予邑有遺愛而所請必不
拒也於是發其牘而驚睹獎辭皆侈美崇褒足
以緊其政而非過情者聲稱由此藉藉凡宦於
東方者咸知所勸戒蓋驂駟不與駑駘齊足則
其馳愈疾蘭蕙不與蕭艾同器則其香愈烈治
具非賢不張吏治非獎不振獎雖次於薦亦所

以振吏治而張治具也吾章去泰安二百餘里
鄉人多有流寓於彼及香客往來者傳稱孔峪
善政不但如陳李二公所云興學重士正俗平
獄萃離補隙起仆蘇疲勾幹簿書賦徭刀筆各
詣其極而精其能是以士不妨其業工不易其
肆農不遠其時盜不入其境香客往來無不各
得其所恣其所以其清廉寡慾愷悌多慈因
以來獎而得衆云貪酷之與廉慈治具之張弛
吏治之振否所係甚大故十金不杖數十不徒

累百不戍千金不死而可通鬼神笞卞血出數十
髻破累百身無完膚而淫用非刑則民無所
措手足官吏凡犯貪酷者革去冠帶雖子孫應
貶封者亦不之許何其嚴也子罕曰不貪為寶
孔子曰平易近民司牧者宜以為法而況曰國
禁甚嚴耶孔峪效吳隱之之飲水而劉宗正之
用蒲毒熱則為著物之清風旱乾則為隨車之
甘雨水潔而人爭濯之茅桑而人爭藉之陳李
二獎辭雖不盡同或稱其醇謹或兼及馬政大

端不過廉慈兩字而已其得獎也非媚非乞無
將無迎由此可薦可徵可臺可省可相與卿綽
綽有餘地但朱晦菴嘗謂其門人吳氏曰初官
受獎可以思懼勿使過情而躁進吏部原與人
多規而不諛然亦古人拳拳相勉之義也聞誠
菴今且同獎歲逼不及更為一序賀之因而附
其說如此

均平首政序

均福每三年一審將開審前數月撫按兩臺必

嚴督府州縣取歷年編審底簿要見各項銀差
有無增減力差有無冒濫備細查議從長酌處
藩司又有隨時則例刻書傳布蓋均徭乃東方
之大差能均平則有司之首政也吾章素稱上
縣然羅敝亦已久矣何也徭役偏累之也往年
坐派差銀六千兩力銀二千七百兩銀數尚少
上戶人多所以累猶不覺嗣後加增二千七百
兩除正加聽紅外代充府所屬州縣銀五百兩
有奇二項銀後又加至一萬一千四百兩除正

加戶部果實外又代泰安肥城等銀五百兩有
奇計筭門丁正銀不足上六則人戶每正銀一
兩倍增一兩下上七錢下中六錢下下亦有四
錢以上之數況生齒繁多之久旱雹災厲之餘
邑人惟視徭役均否以爲去留平時已爲急務
在今日則尤爲首政也濔溪董侯菴章政之次
年卽值審期上司賢其賢檄審新城淄川濟陽
三縣章人忿然曰吾慈父母乃先加惠他姓乎
在新則暫諱卽定淄則帖帖無怨語濟則洋洋

有頌聲及審吾章里老不敢肆其欺吏胥無所容其弊先期訪問有法臨時審問得宜人咸悉其情辭而老者嘆其自来無此精當也降則者多而陞者少降者稱之可也而陞者稱之亦猶之老者與降者謂非一難得事哉至於老疾遜亡則去之無遺前此有八十歲不免差遜十數年仍掛名者宜其下得民心上多薦疏掩前令而足法後至者矣况年甫壯而又都會之產也非若外方習知民事者委任無暇時又往安德

奉迎 新封為日無幾更為難得者矣郭丘劉
三校師及多士各為聲詩頌其盛而題其冊曰
均平首政屬中麓野人序其事野人蒙愛獨最
且慶邑人將去得此而留自知文雖弗腆事不
可無傳而情不可遂已也乃諾而問之曰侯之
善政非惟徭役一節然在今日均平則為首政
之又首政所以其名尤著耳諸君亦知其所以
然耶侯學有本源師長親友皆得其人輦轂之
下博觀廣取與外方徒習知民事者曩不可同

無天資之美耿介而冲和安閑而明決雋茂而
謹重敏達而寬深是以他政悉優而徭役尤著
記曰脩身及家均平天下持此為直柱史名諫
議聞吏部進而佐理天下亦可矣寧獨首政一
邑哉第恐侯素謙退不歆文以揚之三校師及
多士應曰昔劉晏為溫令有惠利民皆刻石以
傳嘉祐中衆舉晉令王元規十異政上令審官
院記姓名侯之善政非惟徭役一節而刻石舉
聞又豈出劉王二賢下哉區區一冊詩序未必

深訝而嚴拒之因先述鄙意而後及諸君之說云

詩外微撤序

傍粧臺百曲中麓子歸田後出於一時口占恐其久而忘記筆之於書又恐其久而散失鋟之於梓自愧草率幸而偶投時好和之者奚啻數百人而漢陂王太史為最刻之者奚啻數十處而漳涯李太守為佳蓋王隱鄜杜擅秦聲而負重名李官真定得吳工而為善本敦樸如馬谿

田亦有和章簡僻如舞陽縣亦有錢板他可知
矣雖然古之白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今之
時文講套趨愈下而刻愈繁予詞和刻皆多不
足為美然韓昌黎一代文宗也毛穎傳見者笑
之碑文前刻未完後毀繼之予詞獨幸如此謂
非間有稀逢事哉 新樂賢王尚文樂善宗藩
中之出色者也雅愛予詞從而和且刻之名為
詩外微徽音韻協和字畫精好衆作瞠乎其後
衆刻風乎斯下矣予之詞傳而益遠予之幸大

而無窮書成敬致數言聊為一謝云

賢賢續集序

賢賢續集者後賢賢小集而作者也小集為李愚谷續集為李脉泉為愚谷者摠其誌銘挽詩祭文而為賢賢小集為脉泉者亦摠是三者而為賢賢續集也十年之間良朋凋謝如江午坡呂江峯潘春谷唐荆川王遵巖俱遠在四方愚谷則同省矣脉泉則同縣矣地愈近而情愈切恐其歲愈久而跡愈陳二集均之不可無者也

但二李皆文人也賢大夫也豈借此為輕為重拙作亦焉能為有為無見賢思齊賢賢易色各存乎其人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是刻聊以盡吾心而報相知云耳輕重有無奚計焉

賢賢續集後序

嗚呼脉泉李先生之歿也關係百年氣運足占一旦人心予為墓文未及其事惟祭文微露其端欲無言然有不得不言者欲有言然有難直

言者續集之刻不直言而直在其中似無言而意在言外矣

訓蒙謬說序

中麓子居官頗有餘興首談理學次則吟詠唐詩元詞收攬兼併熟讀晦菴元城語錄而二程全書前數冊覽猶未竟也唐荆川嘗謂熊南沙曰李子其不識明道伊川耶何於其書不曾一言及之以入吾之聽耶中麓子潛聞之乃因疾註門籍已吊屢謝賓客減酬贈即取二子書盡

則詳觀夜則考正疾愈走會荆川但有言即以
其書作証荆川驚訝遂邀南沙相與講訂罷官
來不復記其事矣因蔡君之索序持其刻如珠
獲照乘總其類一十有六究其極一一可作龜
鏡兼且典實痛快直截明瑩可與共學可使從
政謙稱訓蒙謬說實則教士之章程如法家之
律令由此而孔由此而孟舍此為學則非靜修
則非篤敬甚至滅質溺心墮身陷阱認賊作子
即心見性宜其去道日遠有如庭徑殊不知大

化流行是之謂命心之神明是之謂性廣才惟
學成學惟靜久坐則心定是其應也以動則慙
盛是其病也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執以定其
所無定焉精魄收藏鉛華洗淨中養不中蒙以
養正士而希賢賢而希聖外無別學非敢為佞
右軒王子使民興行政有餘閒刊蔡說簡編輝
映今之浚川慎言東橋近言後渠寤言崆峒子
八篇陽明甘泉之著述皆可相並雖躋之元城
程朱之成書亦云克稱王名之弼乃涇陽文士

臨城賢令為此說者乃寧晉舊柱史洩濱其跡
蔡鑿則其名姓也

送州佐詹崑峯陞任廬州通府序

昔者齊桓公以王者何貴問於管仲仲曰貴天
桓公仰而視天仲因指示非蒼莽之天也民乃
王者之天也孔子論御以馬知愛者為上知敬
者次之知畏者斯下而易敗矣更有治江與巴
者去後江思而已忘蓋江以寬而已以嚴也不
以生物飼虎者順也芋豢之所以尹樊也不以

食粟秣馬者廉也季文子之所以治魯也寬愛
廉順四者牧民之善政也政善則得民得民則
得天矣王者尚以民為天下此而百官群牧可
知矣今之有司賢者固有之大端操急切之術
用嚴刻之刑夕改朝更日賸月削常賦之餘有
橫歛正役之外有重差所欲不與聚所惡不勿
施食求適口而不恤民之浚血也衣求華體而
不恤民之剥膚也索求充隆而不恤民之破產
也餽上厚賓而不恤民之鬻妻棄子也民已失

所天矣又安能天其天哉崑峯詹先生以愷悌
子民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然而法未嘗不
行吏未嘗不斂而民未嘗不畏也其寬如水之
納汙其愛如水之濟物而廉則如水之見底順
則如水之就下也在武定和於寮而宜於衆在
章城敏於事而慎於官時雖暫攝心則如父任
者適方有均地事民惟恐其去之速忽傳擢判
廬州府雖有邸報尚未得告身果能答群望而
地得終其事此擢在他途或徑外選者固其常

然以進士久謫而止有此又况先任學職累遷而至曹郎仕路淹滯鮮有如此者其初聞報貽予簡劄有云浪傳未必真真亦何足貴及接其辭色有欣然欲往之意畧無怫然不平之鳴廬乃吏窟財淵也予在驗封日撥辦事撥當該惟此與涇陽獨多唐荆川嘗遊其地同蔡可泉算糧窮其術始獲清數是行雖云三府可比他處中府之別駕而下府之太守也以其輔州守者而輔府守治州民者而治府民何所不濟寬愛

廉順雖以之贊治天下亦可也又何有於一府
治一府佐哉民安政成之後不但復舊為郎將
晉為京卿得時行道償其積勞斯又不可不謂
之天也

送虹洲秦憲副轉任浙江提學序

人士有識治體者其為言曰世道隆平在人材
人材任用在銓司成就在提學官有尊乎此者
有卑乎此者非不為人材設也內外惟此為重
耳今之提學雖在正統年添設實即古之司徒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備選士造士之
需者也以禮讓道德之化而為君子長厚之風
所以人材成就之多而世道隆平之久云士先
孝弟忠信明體適用此我朝祖訓也為提學
者所宜恪遵謹守而稽查課業校取藝文亦非
所緩至於訪察隱行起止出題則固其末也方
知行文即望進取雖師長教言面承而身恃口
是而心非士之弊也久矣近時舉業非不精細
輕利但失之纖巧澆漓論策則尤不及舊以其

只工經書之文而經書亦鮮講解之功人有作
戲語者勿論大場小試若除却天神機妙四字
諸生雖熟於文者將閣筆急切不能措一辭虹
洲秦公為憲副於東臬能清吏治而得民心及
蒞攝學政又能振文風而變士習不穀嘗以書
稱之曰乘時多作雲雨謂非一應龍耶乃因衆
推首薦往督浙之學政非若在此暫攝者以其
教乎三齊者而移之乎兩浙何所不濟浙以文
獻甲天下而無錫亦以文獻甲南畿公乃錫產

也又何所不濟耶況其為文佳而且富素傳誦於後輩而會試中前名未仕取重於鄉人既仕能協乎僚友以其文行為訓非徒托空言者浙之文獻將由此愈昌矣調官之例前此久不舉行公已為憲副脫非隨時通變則無今日之轉今轉謂非斯文之至幸耶令弟文橋先生文行猶其兄見守金華不日將擢督學憲副亦猶其兄矣足占一門之盛而世德之厚也雖然教固有本而更有方夫劍乃天下之至剛者也必鑿

山取鐵伐木供薪清水淬鋒越砥歛鏹經百鍊
而韜以寶鞘飾以珠文然後雪花照人精光射
斗陸剗犀象水斷蛟螭鏡天下之至明者也始
型則朦然如暗漆及塗以金膏燻以汞火粉以
玄錫搓以白旃由是行雨生風興雲吐霧秦樓
有姓魏館知名白蜺倒掛青天而蟾蜍俯懸綺
戶羽乃天下之至文者也必先湛之以朱林之
以丹三染為纁五染為緋七染為緇方得五彩
炫耀諸色陸離如鳳翔千仞而龍躍九天學必

以其漸惟漸乃入優柔不逼日改月化講道以
致用為實際而一掃凌躡空虛之病校藝以獨
得為優等而盡黜苦棘浮薄之談今大比之期
近矣期近而取士精處事敏尤見不群之才再
遲之歲月而人材成世道賴焉區區林下散人
亦且懸望而竊聽之以為私慶浙經倭害之後
郡縣有不如舊者筆墨磨弄之餘兼及兵矢交
馳之法以韜略而佐文章以周孔而兼伊呂固
非分外事也故曰有教者必有政又曰有文事

予必有武備秦公行且兼之有所譽而有所試
言非自誣更非誣人者矣

邊華泉詩集序

向予副郎驗封日僚長則五泉劉憲甫也公廳
發遣政務舊規惟長主之而副不與焉五泉以
相愛且諗予識事體也每升廳必偕然亦不過
數事事亦不過數語終朝寂坐如粧塑人因携
華泉詩集就硃墨筆逐一選取期於精而不貴
多間有未安者退公又正於百泉皇甫子裝潢

成帙托之舜澤蘇代巡刻焉劉函山嘗以書致謝曰華泉之歿意以為世無復念之者今其墓上表墓中誌翟石門與李蒲汀陸續寄至吾夫又以其詩集刻之晉中豈人生歿後亦行運耶近來朱考亭陸象山交運亦復如此蓋遵朱者黜陸信陸者抑朱士夫互為勝負耳集有蘇序在後而前序必須選者秉筆豈可他干耶嗚呼華泉文光上燭奎壁才名下滿寰區詩不必予選而傳不必予序雖虛其端不敢遽任其責遲迴二

十餘年今始勉強追而序之曰 國初詩微存
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 敬皇
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
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
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為二其與
邊華泉實則鼎峙而為三崆峒嘗相與面議曰
詩之雄渾吾能之而俊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
與何同而崇貴則無如邊者壽年吾與邊同而
何則不及耳後李何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

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十九邊五十七李五十八皆如所通料李何集家藏戶有人人能舉其辭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詳觀其作或撫景物或悲人代或贈送倡酬製裁錯出意匠妙解其音清而越其節暢而舒其調高而雅其體正而平可以力振風騷挽回正始國初不足言矣原以詩禮傳家而更善藏書晚年又多得之酒興詩酒本一事也居諫垣嘗劾得時中貴及文武大臣任學職而作人陟太常而明禮刑允

賦平則其在刑戶兩曹事也其政若是宜其言亦若是而詩可並序何久傳全集四十卷聞將有入梓者此則八卷鏤板一仍在晉一在予家此序當分而刻之兩冠諸其首

送聯峯徐通府陞雲南順州知州序

人有恒言當局者迷權官如刼士在微時止知讀書作文一旦臨政茫無所措惟寄耳目於左右而已譬諸對奕有失而旁觀者或得之官有正有佐在原衡恐敗名節頗能隨衆矜持以之

署印得獨行其志因而貪賄者多矣迷劫之言
雖非百世不易之定論亦一時有感之憤辭也
聯峯徐先生原以姚江才窟出宰光澤名邦敏
捷見事風生練達不須日久以善政賢聲薦擢
濟南三府三府事治歷委又各效其能因吾章
缺尹暫署其事尹久不補遂久署其事值百務
叢集而催科尤其所急終日坐公堂食飲亦不
退私居勤如救火廉止酌水一事不苟一毫不
取豈迷於當局而變於權邑者哉偶得朝報

陞守雲南順州或者疑其未真予則聞而信之
往惟以才力不及者投之遠方夫政治近易而
遠難地里近緩而遠急今當事者意欲重遠而
輕近往往以有才名者推任滇南如陳平岡是
已聯峯守俸未三年是擢亦可謂之速而超矣
順去鄉國七千里今治所萬里而京都則萬餘
里議者以為太遠若政不宜民心不獲上雖臨
境不足貴而上下相安雖滇南謂之近在門庭
亦可也順原諸浪與羅落麼些雜處後羅落雄

長有名成斗者族屬漸盛遷居牛賧元置順州
隸北勝府我朝改屬鶴慶牛甸烏鋪四面環
繞山川險阨巒嶂秀竒居民性剛健訟好帶弓
矢然人地異而治理同惟望聯峯本之治光澤
者可也治濟南署吾章者皆可也若以夷視之
則遠其性矣

再送徐通府陞順州序

攝縣人多謂之護印言看守印信而已無所事
事也有急切搜求者時雖暫而功歆多或如抱

前母之子曾無愛惜之情三者皆非也聯峯之
攝吾章也原擇才而命之至則隨事而應之闔
邑無不佩德而敬之者躬節儉省靡費簡刑罰
止訟獄廉平之政本諸慈惠之心而治理立效
知縣事數年者翻不能及初將改委之他繼而
遠遷之任國父老鄉大夫以及縣佐貳共惜其
去托中麓子為之文中麓深感聯峯且不忍遠
棄其士夫已為之代筆而佐貳之請更堅遂亦
應之而父老則固力有不暇然聯峯已得部符

仍有閱卷事未完行緩則總不敢孤負耳夫一人之知識有限而衆人之聞見無窮拙文惟據衆爲之不參以己私但爲佐貳則言止佐貳而他固不遑矣佐貳每被上賤下欺凡以縣正弱而不能爲之主也聯峯以府僚而攝縣事縣事無缺失又教之勤其職而盡其長上憐下慕如人家家主強而一門悉受其福今任順州願持此以往他日大拜其父老士夫必文以光其行而佐貳之情切如吾章有不卜可知者矣

趙浚谷詩文集序

浚谷趙子詩文集刻傳久矣尚未有序序集非難而為浚谷子序集則難耳浚谷子年十四魁關中十八大魁天下入讀中秘書出補武部與諸名士講學為文文學日益宏肆而聞望驚耀人耳目不得見其人得見其集則幸矣雖集不可無序而序豈可易為哉邑人有薄宦平涼者浚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交遊知愛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嗚呼予以

多疾久歆不作勞心事一序已難而况四序耶
詞論姑待先為一詩文總序貽之曰古之序者
多先序其人而後及其集浚谷子初立朝即不
苟同於人方西樵乃下士名相也曾托霍渭厓
促之一見竟不肯往抵掌笑談天下事靡不切
當通達國體識者謂可比之賈生上書極論時
政闕失及不當欲端麥亟宜却佞臣雖下詔獄
而辭益辯氣愈豪識者又比之賈生少狂能挫
抑絳灌及放歸田里無復用世心尋以立皇

諸推補

編脩兼校書

同羅念菴唐荆川復上書請朝

東宮

綱廷

聖怒而一二執政素忌才者又短

長於

御前予為之周旋其間百計求解天

威稍霽又同放歸田里因北虜犯邊用薦者言

起領民兵又自副使徑陞山西巡撫都御史嘗

謂閣部大臣曰不棄不肖授以兵民重任安內

易事耳外將盡捕草寇耶生擒噫噠耶其言雖

誇其志則雄矣已又以巡撫閒居今將破格用

人會推兵部侍郎雖未蒙

欽點起廢亦只在

旦夕聞耳其官政詳畧田家苦樂人事應酬旅
進旅退無不形之詩文者詩非徒作文非浪言
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朴厚而近古慨慷而尚義
此三秦風氣浚谷子鍾山川之靈而又充之以
問學之久幼則為脫羈天馬長則為濟時人龍
云集凡十五卷詩六卷文九卷續有作者當續
入之

送李縣丞致仕序

自吾林居二十餘年凡經十餘丞馬多者數千

金少者亦科千金去上不加察而下不知懲民
如何不貧且流也惟高曹丁陸四丞愛民而不
愛錢間亦有治事才可步其武者今有隨州李
君雖剛斷不足而謹守有餘上不知其為賢佐
貳而民則以為慈父母頃因微疾將致仕還其
鄉衆皆惜而留之曰章縣之丞可比他縣之令
百姓歆其清而安其政諒其實而服其心又來
未及三年而去決於一旦何不為衆暫借也君
曰官雖相宜而病湏靜攝身處衙齋而心已家

山矣在任哦松而去任種樹皆自有可樂事同僚曹尉高其去而干吾文且使其鄉之人知其去之由吾嘗嘆廩丞之難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松窓寤言序

予與崔後渠相會於十年之前嘗云將著一書而未成再會於十年之後又云書已成而未工因命童子下簾淨几出諸袖中共觀之皆闢學明經之旨闢禪翼聖之談人不能出諸口亦不敢筆之書者愚意欲撰一序為之刊而布焉因

循虛負後渠逝且十年餘矣近復得其冊共八
十一章較之初稿頗有增損改定更有翁自製
兩序予無所容其喙但以為有實用之文不可
不作而作不可不傳不然將為藤床聯語尚可
謂之松牕寤言乎

何氏辭賦集序

客有來自中州者嘗謂中麓子曰大復何氏集
流傳天下遠且久矣君獨刻其辭賦何也中麓
子曰辭賦本也譬諸夜披衣者舉其領而幅袖

隨之矣朝授食者啜其實而品穀固後焉人多
稱李崕峒關於辭賦而崕峒亦稱徐昌穀以辭
賦起吳中然昌穀辭賦最古而崕峒辭賦似不
及歌行其雄奇此人以為出昌穀上南人以為
出昌穀下要之三公皆一時齊名者也刻何而
李徐併可考見焉非有私厚於其間集分上中
下三卷思致冲玄體裁閑雅有漢魏作者風其
全稿在長安張太微處有可摘取以備辭賦之
餘者張亡而稿不可得惜哉

遊海甸詩序

王遵巖慎中年十八舉進士負時名頗能遠敘自立久為當國者所不悅歷官吏部司封郎為張方山衍慶以副都請封其父叅政君繼雖父子同品前此劉編脩春封其父御史君規楊主事子器封其父通判君祿張羅峯不以為例也票擬獲譴謫判毘陵將行丁囑同志餞則海甸夙聞其勝而未嘗一遊過此則終身或無復見期於是武選吳峴山檄呂江峯高熊南沙過翰

林唐荆川順之陳後岡東禮部張少室元孝李
克齋遂及予共八人焉以嘉靖乙未三月望日
出阜城門至則荒涼殊甚蓋張昌國以癸巳罹
禍及遊日已三年矣亭臺傾圯惟水聲潺潺不
異舊時樵牧紛紜牛羊蹂踐其水邊諸洞四面
旋繞箴歌妓曳綺羅而奏絃管者俱不可踪跡
矣主客兩忘酒酣賦詩有顰眉者有昂首者有
口呻吟而身屈伸者予因大笑曰本為遊樂而
乃愁苦如此或罰酒或罰席予首甘之而詩則

不能也遍閱諸友有得數句者有欠結句者獨
皖山先成意高辭雅不亞唐之名家繼而諸作
悉具而予亦終篇八句全美無如皖山者可謂
壓倒元白矣昌國在孝廟寵絕當朝科道交
章論劾無虛月欽命置酒陪禮且傳諭守科
及該道接本者俱赴席今日暫不發本臨時又
賜御物助盃盤翌日謝恩本上而劾本亦上矣
孝廟乃嘆曰旣享其家酒食劾待數日後亦不
為遲亟戒其家九事早收歛可見大君德量

如天地之無不容獨恨其曾入禁闥有干國憲
然亦為解辯李崆峒彈章詩中正黜綴其事所
以高不可及夏桂洲遂劾張李二司屬無事漫
遊海甸并私詰李之兄逢及魯汴二兵科同下
獄為大同事不協其意夫以一日不入部則處
之過重而大同則又關係天下之公是非亦以
其不苟同於平日而快其忿於一朝耳未久七
人相次罷謫皖山幸而獨免大臣忌才往往擠
其不黨己者豈惟古有之今殆有甚焉者矣詩

卷歸予手事如隔世而人多下世愴然作序不
惟感諸友之易消歇而且嘆大臣之善傾陷也
諸詩字跡宛然如新羊神則杳然不可復覲矣
含情瞻北闕洒淚向西風三復讀之更覺吳詩
出色特著序中而他固不及詳云五侯臺榭競
芳菲三月花深車馬稀絃管不隨流水奏綺羅
應化暮雲飛空傳玉饌分天府曾覩金葩到禁
闈借問舊時桃李月由來此地幾人非

與善錄序

與善錄者錄馬居士及其配金氏之善而樂與之也儒教外史紀男善內史紀女善佛教超度善男子善女人二教雖邪正不同而樂與人善則不分男女一也居士及配生則夫唱婦隨歿則夫前婦後生則有壽文壽詩歿則有誌文祭文他凡為馬氏作者但出予手皆類而入之其與樂善錄勸善書善惡報應錄名雖有異究其實孰非同一與善之心哉

與善錄後序

三代之盛比屋可封人無非善者雖欲錄而與之有所不勝矣及周之衰孔子乃有善人吾不得見之嘆今年甲子去孔子之時二千四十三
年矣世愈降而風愈澆一鄉得一善人不啻如
麟鳳若夫夫婦齊善則麟而麒麟而鳳矣上古
麒麟遊郊鳳凰巢於阿閣在今日則為希世之
瑞矣瑞出而史不可無書馬君夫婦之善固將
懸鐸而鳴之國揭榜而示之衢既已集成與樂
錄矣能無刻而傳之乎

送雲山曹憲副提學陞任楚藩大叅序

三司諸公但有陞任者即連名具一文為賀謂之例文雖各省皆然乃通同常例也然其文或美新任或述前任又多蹈襲常套曾不及地方事宜及規勉職業不通行體面了人情而已目今諸公存誠心而行實政交真情而略虛文因曹雲山陞任楚藩大叅命某為文以賀之蓋不徒舉行常例惜鄙文猶拘泥常套耳夫楚藩未嘗遍歷然知其為東南上游而寢宇巨區也

夏作荒服商號南鄉周稱荆蠻春秋則羊國與
齊晉爭相雄長據三江之險瀦七澤之深當八
省之衝具五方之俗乃魚稻麻縷之所自出而
舟車貨財之所必經者也田有定科輸有定額
制賦之法也而總括以備覈者更有版籍九則
第差十年輪役任力之法也而均量以為準者
魚有丁業法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端生矣賦之
不能究詰由於殷富者之隱其則而嫁為鬻主
之辜機巧者詭於謀而析為別籍之寄版籍雖

存幾乎無據矣役之不能稽查由於賤農者盡
捐其業以從事乎末作寄居者不登於籍以俾
免乎公繇則丁業無憑難于定執矣此其弊南
方為多而荆湖則尤甚也藩政固不止此二事
而二事則其重大者也藩司固有二方伯而曹
公皆得參與者也至於有司廉幹者固有之亦
有蔑法而殃民肆貪而括下者都鄙為然愚之
數多有以書數文法為養身之計鄉遂為誇詡
之地故多史卒胥徒為里巷之榮所以清吏治

及絕在官之人又為藩政之不可緩者大叅唐
為叅知政事宋為執政 國初與亞卿副都相
為出入仕宦至此亦云尊貴矣若徒拘束乎簿
牒勾稽之煩錢穀出納之細則亦未矣曹公之
在濟南也府政勤詳其督學東方也學政精敏
惟其宅心公平持身嚴潔政自無往而不優耳
况大叅不限年不拘俸雖一歲之間遷至卿都
可也官不久於藩澤不止於楚矣其文學政蹟
雖累數百言有不能盡者恐覽者仍以為涉於

常套遂止具其大略如此云

賀梅菴張翁八十壽序

嘉靖乙丑十一月十一日為梅菴張翁降緣之
辰壽今八十古希而又十年矣衆親賓各持南
極之圖酌長春之酒捧不芳之丹造其廬而稱
賀焉梅菴辭避不敢當衆咸拱揖而謂之曰五
十已有稱壽者而况八十梅菴乃出就阼階而
受賀中麓生以通家首進而祝之曰壽者受也
受其所授而不失焉者也天地之一元其人之

性乎天地之二氣其人之命乎天地之兩儀其人之形乎所貴乎人者在養性以正氣養氣以裕形耳養則不失其授而壽無不高者是以養樹者必培其根而後枝葉條達養火者必宿其種而後光明煥發翁之曾次寬平威儀端肅其長時所見如此自幼敦慤忠誠明達朴實則其所受又已如此矣不以紛華搖其外攻取奪其中為能全所授而為壽之原是以年登八十猶耳目聰明步履輕健聞輕語辨細字往來東村

曾不乘騎不假黃庭丹經之秘訣而自壽不可
量矣况當聖天子在位之四十四年深居端
拱玄默靜虛天下依化國之日樂有道之長逢
極盛之會而悠遊仁壽域中翁幸生於其時壽
亦有所資藉也翁初號廬山今改悔蒼蒼者暗
也藏而不顯之意也悔則欲杜朋從之思而免
悔亡之戒耳易文言貞吉者幾二十至於精義
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則惟咸之九四
為然翁蓋以之自信而受其所授以抵於高壽

且無量也翁嘗佐州矣政聲洋洋翁今歸農矣
歲事穰穰而又子子孫孫濟濟踴踴如之何不
樂如之何不壽且康耶於是賀客盡醉翁亦喜
而如狂中麓生遂援筆書軸高揭於其堂之中
夾云

送見川劉尹陞任武昌二守序

嘗讀漢史見其叙列主尊嚴延年及韓延壽趙
廣漢之儔皆發揚焯厲遇疑神斷見事風生當
時著赫赫之聲似非人所能及然澤竭於政熄

之餘民忘於身去之後其杜詩黃霸來邑卓茂
何武召信臣禁網疎濶教令寬舒其政閭閻若
無足尚者然其父母之稱久而猶歌之以其真
實懇怛不責效旦暮所以初若不足而後則有
餘耳見川劉公之尹吾章得無類於是乎章民
凋敝疾苦莫有甚於比年者胥吏餽奸刁頑玩
法賦出額外差疊目前以致富者貧而貧者逃
里甲無有一鄉不缺者矣公之適來也為救急
之良牧如迴生之良醫慎名檢除煩苛聽斷惟

公詳慎而非急事接人有禮謙退而非足恭古
謂庶民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以其
政平訟理也公蓋以之矣先在蠡縣亦如此兩
任三年行將考滿忽報陞任武昌二守聞者疑
信相半疑者以如是德政必將徵取為臺諫或
清要部屬信者則言時方重外遠方僻邑多選
進士武昌府大而繁二守非名尹不可居官至
二守外則方面內則副郎再一轉無非美秩善
地矣有送人自南都而北者其詩云今日龍江

關明日維揚渡暫在雲濤中前途是平路請以
是解疑者之心而實信者之口其可乎武昌扼
東江湖襟帶吳楚吞雲夢接峴山墉山而城塹
江而池人多勁悍大烈家自為俗計利尚鬼務
本力農况在省城上之臨蒞者近而且多下之
瞻望者大而且重府非縣比守非令比似不當
以閒雅致治也惟本以杜詩輩之厚而兼王尊
輩之長其庶乎雖然遠不如近武昌前名宦如
何遠之廬董宣之武元禎之慈崔郾之嚴節取

而效法之可也其僚佐丞尉德其扶持而難於
睽別同詣予寓謂言贈公以壯其行色而宏其
賢聲據義不得而辭况予素有感於公而又無
所事於辭矣

送杞令王中宇之任序

法有經久可行者有隨時損益者科目以歛人
才銓選以分職任此行之經久不變者也然弊
生於玩愒事廢於因循不有損益之術欲得人
安民以善其治難矣必須變而通之無失其大

勢與舊意而已

國家承平二百年生齒繁侈

雖古之盛世無以加焉天下府州縣一千五百
有奇設官六千七百有奇進士三年止三百人
除京職外選不過百五十人耳試場弊端種種
而進士在外方如晨星晦月缺處太多損益此
正其時矣其取士四百自正德甲戌嘉靖癸未
癸丑迄今年乙丑凡四見焉因在外缺官頗故
未久即於六月開選自弘治壬戌嘉靖癸未
甲辰丁未丙辰壬戌迄今凡八見焉三甲初選百

人自嘉靖癸未迄今僅兩見焉其二選亦且七十人是又前此所未有者至於稽查冒濫關防透漏充拓文場之地增添監察之官其始進也遇慎其登用也甚廣僻遠郡邑亦除進士足以易觀聽而田士風酌時宜而壽民命矣雲樓王君選得杞縣夫杞乃禹裔封地漢以後屬陳留隋以後屬汴梁我朝因之原百二十里今雖併里八十四猶是一巨邑也土厚而平俗豪而義鄉鮮閑人里多壯士尊年蔭重經術易於為

善但積漸消乏遠邇皆然不但一杞而已訟詞
兩造有口者未易讐服強悍少年有身者未易
驅使田糧數倍有力者未易徵收令者善也以
善率民者也雲樓家世積善叔父有舉鄉試者
有舉進士者父羅峯在監胄知名祖灤川翁任
少叅勤勞王事卓有政績雲樓年十九發解東
方其為進士而授縣令也正值防之嚴取之衆
選之早名數增於前而縣治減於後其為政將
何以哉唐荆川嘗言作有司不必有他長但恪

守官箴遵信湏知熟讀大明律略通詳明筭法
其庶幾矣崔後渠則欲博覽求政錄居官格言
牧民心鑑吏學指南而三事忠告牧民尤其切
要者也韓野田為太守屬縣有叅謁者則以四
種書畀之且教之曰官以聽斷為先只精究乎
此更無餘事矣書名祥刑要覽棠陰比事洗冤
無冤二錄每日撥善書候缺吏二名抄謄備用
雲棲本之家教而又執此以往雖百祀無難治
者不日政成不三年即當徵取超擢以其少

年老成知其將來事業無窮云其姑丈張養齋
乃上鄉龍岡翁第三公子也向予索文以導其
行而予邑士大夫同欲予有言以重其事但古語
有云施藥不若施方贈金不若贈言特規焉而
不以頌此張之親情而予之厚望亦隣邑士夫
之所同心懸注者也

董孟才詩集序

一代始興如小開闢然初猶尚質而後則漸文
國朝撫有函夏二百年承平久而歌詠盛士及

縉紳談詩者十人而八九作詩者十人而六七
刻詩者十人而有四五焉以四五而在十人舉
天下論之其多不可數計矣予亦喜談好作且
有刻本獨惡其日趨於文而無用於世豈非同
浴而譏裸裎乎諸刻嘗於閒中細觀之有鄙俚
可笑者有清新可愛者有高雅可畏者又有尋
常可有可無者高雅者寥寥稀見而尋常者則
比比皆是也青州董君孟才飛聲文藝之園爭
能翰墨之場久矣頃因謝子魯撰其先大夫西

嶼墓文即乞序其所著詩集乃予即同二雁康
山人首首抵面評跋當在畏愛之間又見紅梅
集不惟知其才思且服其孝思蓋紅梅乃西嶼
公所樂因賦詩成冊以思其所樂而不忘也予
將覽乎海島蓬萊之勝願君作東道主相携而
往相携而歸倡和詩篇推敲字句辯正體裁由盛
唐而初由晉魏而漢以至乎三百篇質而不文以造
於有德之言而遊乎無言之天其亦庶乎其可也

事定公評序

孫子華國不厭群心憎茲多口久矣然天下有
真是非不為所眩者在人有高識見耳梁文康
之立朝言官劾之讎者謗之未與面者亦詆笑
之公惟投艱不辭受誣不辯惟亟求去位而已
其不益藩封止幸蘇浙力請廻鑒不草威武大
將軍勅書諸大功悉置不錄其有欲明正典刑
請沒家貲以代天下租稅者然而負郭無百畝
之田建祠缺八金之費霍文敏作傳白其冤聞
者譁然後會西橋劉太常云字字皆實錄也持

此以議華國事雖大小不同其屬一得無相類乎予非高識見之士自謂頗得是非之真其為誌銘人將疑信相半譏誚必多然不足恤也男子蓋棺始定公論積久自明因名其刻曰事定公評刻不止誌銘并挽詩對語祭文總為一小編予以慰君於九泉之下且知屈君於十年之前云

事定公評後序

寃謗難白予嘗詳考之不惟後世雖自古為然

矣積羽折輪積毀銷骨衆口鑠金聚蚊成雷群
吠因一犬之聲椎撓本十夫之力投杼由其屢
至市虎成於三人貝錦百端讒舌千丈始之者
一線而引之者滔天試觀夾谷孫君事是其明
徵也素非浮常越雅者祇是好強負氣耳不忍
小忿遂成大獄深被垢污十經歲序轉相附和
一無哀憐予乃代為分辯遍及相知屢作長書
陳諸當道卒而昭雪遽爾淪亡乃命運所使而
人力無如之何者也但願世之取人者慎勿以

一蹶而輕千里之足因寸朽而棄合抱之材云
十朝詔令序

國朝詔令頒行天下者以歷年久遠儒生言之
而不詳百姓由之而不知雖近者亦止被其化
而忘其所以化惟忘故大王之道也友人謝少
南官翰林日曾歆輯 十朝詔令用光盛美善
視臣民蓋其書本 聖朝玉音皇明詔令皇明詔
制三書而為一書托其友人李開先序之不以
罷官未及應之也後少南自浙藩陞山東左布

政使先以簡速原序至任即歆得之乃病卒竟
未遑東計初托之時抵今二十六年矣6/93國運
今方二百年日後詔令無窮自其見在者言之
固已一百七十八次矣三書俱魯收得將敬刻
之以成亡友之志乃齋沐作序曰易之姤象天
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者遇也人君以
號令鼓舞萬民無所不遇然後品物咸章故天
之於物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霜雪以肅殺培養
之非不功也至於風以噓之則物之勾者芽甲

者拆湮鬱而不自遂者莫不暢茂條達疾行善
入雨日霜雪莫之先焉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
風王者之命令即天之風也王不令不行天不
風不速粵自唐虞命九官咨十二牧訓戒之辭
渾朴噩顓雖不以命令名而實命令之所從出
也至於夏有甘誓胤征商有湯誓湯誥周有泰
誓多方義理精微惻怛忠厚宜其感人之久而
入人之深以成可繼唐虞之治及周衰而王迹
熄秦興而虐政熾無足言矣兩漢雖不足擬三

代之盛其愛民憂國恤刑薄賦乞言圖治遣使
求賢一時詔體猶簡盡莊嚴雍容沉郁節緩而
思深言幾尚書事幾春秋尚存古人之風烈文
中子以七制之君列爲四範以續經雖云少摭
要之不可盡非也若夫晉魏周齊陳梁虛浮卑
陋曠乎其後矣宋雖忠誠懇怛但失之太煩而
麗且拘對偶是豈王言至於我朝詔令則蒼
古渾含明白簡易華副其實言即其心直接唐
虞三代之隆漢唐而下不惟不足言而亦不必

言矣且自 皇祖與 今上觀之其大者則渡
江之檄登極之詔有以嚴夷夏之大防而明天
地之大義至於蠲逋賦求遺書封建冊立巡幸
親征告災肆赦正祀設科都督有五事之規御
史有九節之諭無非古法與聖謨宋濂謂其為
真天子之文郭傳之謂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
劉基則曰天生聰明可塑而不可及 皇祖亦
自謂吾未嘗刻意為文然而操筆自順奚啻求
山東扶杖之感動南粵稽首之誠而格河西明

見之懼哉其成一統之大業而開萬世之太平
有非偶然矣其文之古惟今上足以同之其
治之盛亦惟今上足以繼之義切辭嚴固已
見於中興之詔自是明倫大典昭繼嗣之文明
堂或問闡尊親之禮郊壇正分合之儀宗廟酌
異同之制足以破千古不決之疑而為萬世不
刊之典至於恤刑蠲租憫水瘡疫賑饑勸農皆
由此而推之也是以中和建而百度貞禮樂備
而五刑輕九河道而百穀登六符正而三光明

甘露降慶雲生紫芝出黃河清民生遂泰階平
玄鶴白鹿白兔相繼而至於廷其治功可符太
清與太寧矣所以致古帝王之治者以其有古
帝王之心也詔令雖鼓舞萬民之術而根本在
超越千古之心 皇祖留神洪範之學垂情衍
義之書 今上敬一有箴五箴有註疏五事於
古訓表三要於尚書蓋 祖孫同德創守一道
也 列聖勵政動民重熙累洽各即其一二事
槩之其在 成祖建都平胡有以極形勝之大

觀而揚武威之大烈 仁宗則登極求言與遺
詔 宣宗則尊諡寬恤與建儲而曹欽及宮殿
成是其在 睿宗者安民尊號則又莊 景帝
者也 憲宗亦是上尊號及奉天門成 孝宗
大赦與 太后遺詔 武宗平寘鑄誅劉瑾其
言皆上合天道下當人心中極事情有非數語
所能揄揚者總之共 十朝因恭題曰 十朝
詔令云劉安世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又曰令重
則君尊今之有司多視詔書如故紙而奉行者

殊有未至開先昔在驗封兩次詔條先具稿陳
之部堂內閣然後請自上裁其慎重如此豈
意在外者漫不加意哉古之頒詔資次御史大
夫下之相國相國下之諸侯王而御史中執法
方下之郡以及民謗詔者斬格詔者同詐詔者
棄市誤詔者罰金廉問不如詔者以重論奉詔
不謹者坐以大不敬嘗見恩詔讀畢束之高
閣監倉見收人衆累足駢肩至不能容況望行
其重且大者乎因序十朝詔令而終之以此

詔內湏嚴立一款詔後更別設一法其洪恩實惠庶幾可及民耳

廣輿圖序

默齋許尚書自為祠郎日曾著九邊圖論今稍益以各方要害以及四夷雖名其書為廣輿圖實則以九邊為重而九邊又以北夷為重也杜守刻之青州請予序之予遂為一序付之曰近因武備廢_{解者}撫綏百姓之餘將援據圖經東自東海西至西河原有營衛者俱當查復高堂曾樸

之間亦須略修城堡而海防尤急經營方始即以改官旋京未及為之矣竊念天下大器置之安則一方不足慮矣天朝疆宇廣濶亘古所無其東西則自遼陽以達酒泉山川延袤萬里紆迴聯絡皆因地設險各有牆塹鎮堡帶甲之士四十餘萬以制禦諸夷可謂得上策與要道矣夫外列九邊所以控諸夷也內列關隘所以制九邊也以居庸三關視九邊則三關重而九邊輕以居庸三關視鴈門偏寧則居庸三關重

而鴈門偏寧亦不為輕至於山海關以迄黃花
鎮實居庸之東輔而京畿之近藩也自居庸迤
西則紫荆倒馬也又西則鴈門寧武偏頭黃河
之界也渡河轉西則河套之故地東勝之遺址
也分力而固守給地以屯種越度砍木私自開
墾者俱各有禁遼東開元廣寧地號襟喉而金
復海蓋之富庶久失其舊倭雖未來侵犯在東
南則自昔無聞之大變也更不可不預為之備
若夫革市姦嚴驗放增葺益軍儲蓄糧餉其大

端也大寧未可卒復薊州宜連二鎮可也而潮
河川之間黃花鎮之外不可因循故態宣府則
獨石已不及於往日經畧猶不備於今時內而
鷄鳴之川直通內地之吭外而威寧海子斜當
肆侮之鋒大同則八柳樹等處虜所出沒近雖
設關缺處猶多黑石嶺一路宣大之兩界內外
之持衡也北樓口老營堡晉趙之隣境北虜之
熟路也延綏移鎮榆林河套未敢輕議青山隘
口尤為要地寧夏花馬池一帶舊為虜衝賀蘭

山鐵柱泉亦係緊關甘肅孤懸二千餘里經制尤難外藩久撤恢取不易今則嘉峪關諸處所宜設備固原曾經大掠之後今為重鎮然山後之虜時發蘭靖安會之間可虞甚矣統而論之大寧之地不復山後之寇鮮寧日河套之穴尚在俺答等之擾無了期假若破格有虞雖云鴈門等關可以入晉武安涉邑可以入魏獨黑石古北居庸等處可以入燕皆不必憂山東永遠高枕而卧矣至其所益各要害及四夷者今又

以倭夷為重猶九邊以北夷為重也中間審勢
用人練兵據險柔遠能邇之道因變制勝之方
鎮戍城堡之設山澤虞衡之利道里廣輪之詳
不出戶而知之不下堂而治之矣斯刻也不惟
有裨東方雖天下亦大有裨也將執此以往或
以自用或以資人之用所謂易猶水也隨其所
用存乎其人爾

又廣輿圖序

臨川朱本初氏有天下輿圖吉水羅念菴氏益

以所見今事亦云廣輿圖猶之許默齋也古經
左圖右史史即其言圖即其象也夏之禹貢周
之職方唐之十道宋之九域皆是物也我朝
有寧字通志寰宇通衢大明一統志孝皇以
其未備也集多官重加修輯如黃河止總書起
其地經某地或利或害大畧已具而各郡縣境
界更不之及最有條理刊成將頒布矣忽龍
馭上賓以其悞於醫也遂并本草東之高閣而
輿地略一統輿圖輿地指掌圖一書三名大同

小異皆挂見山總括一統志而縮之者也惟唐
荆川所得兩直十三省總圖最為詳盡雖御
覽圖不及惜缺兩處耳其他為圖者無所增益
無所發明不過依樣畫葫蘆而已念菴所廣之
圖真實親切簡要詳明山川險夷戶口多寡攻
守利弊沿革根源一披閱無不周知由之處天
下事不勞餘力矣舊序廣輿圖者以養生為喻
予今喻之以醫處其事異而理同者乎齒列頤
內上下食飲是資榮衛攸賴其於新生名齒者

庸心防護而殘者無留固其宜也乃有近喉傍
耳牙頭齒用必先焉殘尚存而新將發厥根初
癢後痛不果忍一痛以拔之遂使晝夜不安而
食飲漸少左右輔因而將搖雖天君亦為其所
苦乃毅然獨斷以牽絲拔去其根吾身方復其
常人又有風熱蟲毒之害者羌花大戟川椒細
辛固不可無而歸連參朮門冬枸杞之屬更不
可緩何也蓋齒乃腎之標表而骨之精華也腎
實則骨強而齒固又手陽明及大腸支脉所貫

絡也殘則須拔幸而未及乎殘也一補腎之外
無奇術今天下雖稱極治不無衰弱姦頑之弊
衰弱者補之姦頑者除之以渾厚之治體而養
元氣以精明之治功而作元神審時為政因病
制方是在聖明天子及大小臣工誠心竭力
一轉移之間無難矣所謂今朝試揭輿圖看萬
里山河掌握中也

悼內同情集序

社讀幾內誌文雖其甚痛切者此心亦不為動

以未嘗歷其苦也及予妻張宜人亡後復讀其
文則垂涕不能已均一隣笛也惟懷鄉之心獨
感焉均一秋雨也惟愁人之耳偏入焉誌文有
合鄙意者凡五篇作者乃李崆峒李愚谷羅念
菴唐荆川王遵巖荆川嘗致書與余首言喪內
之情吾三人同之蓋兩年之間荆川遵巖及予
俱喪內也因名其集曰悼內同情而拙作亦附
焉士有自矜在順天府學曾考第六名者問
所考人數則應之曰止是六人六文之中惟予

最劣當其時初喪哀不能措辭留蘇雪簑書石而雪簑堅欲求去留數字於壁上云道人事業須放下生來鐵面皮遂追而還之急促為文如何得工五子者情文兼至覽余作者惟望亮其情不復責備其文則萬幸耳

悼內同情集後序

內亡而悼之乃人之常情內賢而悼之有出於常情之上者矣悼亡悼賢同一情也而賢則其情尤切世有生而反目病不關心歿而肉未及

寒輒已忘舊愛議新婚者其薄情亦甚矣斯集也自謂有敦薄之助未知覽者果動情乎不也

遺覽編序

幸覽編作於袁西野又病之後未故之前遺覽編作於張悔菴既故之後未葬之前西野以存日得覽其文為幸因名其編曰幸覽悔菴嘗謂友人曰生既得中麓文祝其壽歿必得中麓文藏諸幽子久傳聞其言悔菴亦嘗親有所囑今為之誌銘諸作并前此作者彙成一編題曰遺覽

意以不得如西野幸覽將以遺諸後世使覽者
無窮而知其人之有行云若其得疾延綿經歷
日月必面呈鄙作是編不當以遺覽名之矣

遺覽編後序

陶淵明將卒自為挽詩獨恨在世飲酒不得足
祭文亦憐其貧淵明乃寄興於酒而自忘其貧
者也張君生於富而饒於酒壽考名行兼而有
之是編也蓋有遺覽而無遺恨矣

張小山小令後序

予自遊鄉校讀書或有餘力則以學詞詞獨愛
張小山之作以其超出塵俗不但癯勁而已當
時苦於無書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及檢
舊篋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旣登
仕籍書可廣求矣然惟詞書難遇以去元朝將
二百年抄本刻本多散亡洪武初年親王之
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對山高祖名
汝楫者曾為燕邸長史全得其本傳至對山
少有存者人言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

海內詞本殆盡又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
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今
宜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也京師積書家如李
蒲汀沈竹東詞書成編者不過十餘部其小山
詞載在樂府群珠詩酒餘音者僅有數十曲他
所更得仙音妙選樂府群玉樂府新聲則有助
於小山多矣可惜類詞有小山一卷廖洞野取
去堅不復出而普集元詞在鄒平崔臨溪者小
山詞獨有一本以負累逋逃不知所之今所編

次雖成上下二本每樣曲終鏤板不剔空以待
傳學君子詞山曲海不惜寄示必有以增其所
未高而濬其所未深云

喬夢符小令後序

粵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今惟一十二宮每宮
又分章若干多者百章少者五六章首黃鍾次
正宮大小石二調又次仙呂中呂南呂與雙調
而越調商調商角調般涉調以次列於其後今
所選詞顧以雙調先之以宮內各章如水仙子

折桂令清江引等俱係官樣曲子天下所同歌
且多作者以其熟順易見易知為序非敢變移
音律錯亂官商也

府同知葉沆湖章丘署政有聲詩卷序

章原富庶民今貧而逃章原善良民今狡而驕
以承平久而賦役繁醇朴散而風俗澆耳民之
屬於官也猶金鐵之在爐隨其鼓鑄而無所辭
猶牛羊之受牧隨其驅使而不敢後縣之掌印
與署印者豈皆善治與良牧乎民貧而逃俗狡

而騎不獨承平久而醇朴散也章因均地不如
法有告復均者撫按兩院乃以府同知葉公查
覈得宜嘉之遂以縣缺正官委署縣事首省里
甲浪費繼釐大戶弊端而徭役平聽斷公充其
所自許者也慈祥耿介勤敏清廉雖不以敲朴
約隨為能然而六事修百廢舉吏胥悚畏黎庶
謳歌有如善治良牧而金鐵若其性牛羊遂其
生也半載之間政聲赫赫洋洋播於遠邇聞於
省臺比以邑有正官廼府士大夫推衆意各為

詩章彰其治而報其德名其卷曰署政有聲予
又總士夫及衆意為之叙其實惟其事皆從實
所以言而不文如出諸里巷謠口然邑人祇知
署政有聲孰知本之積學有素而宅心無私耶
學以養其心心以達於政在他人雖歆有聲不
可強也在公雖歆無聲不可得也公號沈湖而
昌故郡人以名進士由部郎左遷吏部以其政
成有聲陞任雲南僉事無窮事業由今托始云

一朝千古集序

薛收卒哭之者以為相處日久豈期一朝遂成
千古予自為諸生時即與魏東臯相識其為吏
也更有扶助處因知感而交愈厚予罷歸數年
東臯以省祭待選家居來往之頻契與之密有
如親兄弟然今一疾長往不復合併千古之訣
始於一朝將以前人之哭薛者而為今之哭魏
矣雖然君乃達人也殆將視千古猶一朝堂惜
一朝成千古耶諸相知者歿後俱有書或稱錄
或稱集或稱編共八冊今亦刻其為君作者總

成一冊名曰一朝千古集集成於一朝未知可
傳之千古否果若是則是名亦可謂之斷章取
義矣

一朝千古集後序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有命焉脩短存乎所
遇惟順受之而已是故蜉蝣遇之而一日紅藥
遇之而旬日紫薇遇之而百日茵遇之而一月
堯遇之而一春菊遇之而一秋雀遇之而三年
焉遇之而三十年人遇之而百三十年與之者

無變憎受之者無恩怨古云死生亦大矣又云
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有得於道則死生何足為
大死生既不足為大又安論其夭折耶古稀耶
大還之數耶一朝之速千古之久耶是集也不
惟可慰東臯凡後死者皆將慰之矣

病愈謝屏巖李醫序

張家林鎮章邑之巨鎮也昔時繁華不減城市
屏巖李子則鎮之茂族大家嬌養多歆因而致疾
初則用醫診視既則自行調理檢方書究藥餌

又有書可查方財可市藥勵志勤學不徒能通
文理刻意虚心又且旁求脉理久之疾祛身邊
脉明指下而醫妙胃中遠近延請求乞者履棲
戶限而名馳方左矣雖云嗜酒然每月常有二
十餘日戒飲又性素善良而情復謹厚以是大
行其術資以養生予與之交好二十餘年一家
賴其治療者不止數十餘次惟是近疾則用藥
愈奇而知感愈深戰勝而肥素嘗以之自負食
減而瘦今則因之自懼矣請遠醫既無可仗求

近效又非所宜乃緩緩滋補元氣漸漸減去沉
痼人參白朮等八九味其常用者神麴麥蘖等
三四味間一用之藥力既至予疾去如兔脫飯
壯如鯨吞而身輕如鳥舉矣屏巖與小村如蕭
之規曹之隨房之謀杜之斷相濟而成其功况
皆以秀才學醫諺謂秀才學醫白菜作藟言易
為力也從容當立一醫按如嬰寧生傳播傳於
世功同而勢不能同日具賀但屏巖行年稍長
予則同時各為之笑而賀則有前後總不出三

日之間云

病愈謝小村王茂才序

李屏巖因身病知醫沛然大行於時王小村因
親病知醫赧然退藏於密自為庠生即有聲名
工舉業可取甲第以日視湯藥遂暫廢文學然
其心尚未已年尚未老事尚未定而日後尚有
可望也人有病者以惡醫之名非至親至厚不
一迴顧然醫精而藥效雖欲使人不求不可得
也譬之惡影而行日中則影隨身而不得免矣

予以飲食無節調攝不時自八月初旬塞悶疼
痛兼惡逆諸疾交作蔬飯漸少而精神頓減至
八月廿八生辰先後十餘日粒米不入於口舌
乾體倦色暗面黃肉消骨立五內煩而方寸亂
矣人心頗改於一時內哭不絕於終日小村乃
書出傾囊之藥夜查揀架之書以疾漸加而脉
漸微也首與屏巖計議藥久獨惡人參非參難
廻生意若中有主而吾輩方可效力於外予妻
以身任之藥入假言無參藥後從而有效雖雜

以神麴子亦知之然病勢至此無如之何急流
挽迴扁舟生脉散之力居多坦途可容駟馬參
朮等之功不小也獨就利害不恤擠排小村之
公心可想而過愛獨深矣述事必賴於文具禮
方可見敬遂爲此拙文并將彼禮聊以報再
生之恩而聞過人之德文其所當文敬其所當
敬更不必問其敬與不敬也選吉報良以十一
月之望日同親友強賀於其門不納
之理聞老幼喧傳於滿路足以